婦女共鳴

第五卷
第四期

無敵牌

潔白牙膏

牙齒黃暗 用此最效

凡購牙膏一支即有可得價值貳仟元之希望



請注意牙膏管內有小玻璃管贈券

各埠均有出售

家庭工業社 出品

上海南京路三〇七號

每月評話

空穴來風的中蘇密約

石音

近來日本報紙常常傳出中國與蘇聯訂立祕密協定的消息；但是雙方關係國，對此却均加以否認。據三月廿二日莫斯科哈瓦斯社電訊，蘇聯官方對中蘇已訂密約一節，正式予以否認，並謂所謂協定諒解，無論祕密公開，均所未聞。又據四月一日南京中央社電，我外部發言人也有類似的聲明。

我們現在姑不論一個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應該有辨別親仇的覺悟，應該就地理上歷史上覓取其眞正的友邦，以爲軍事上或至少道德上的援助，我們撇開這一切理論上的必然性不問，單拿現存的事實來證明這一個消息的眞僞及其所由生的動機。

中國自民十六清黨以後，即採取反共排俄的政策，「九一八」之後雖有人曾經提過莫斯科路線的建議；但終沒有被採納的榮幸——塘沽協定以來的一貫的東京路線，是一個最有力的反證。此外中國八年來的發瘋「剿匪」更是鐵一般的事實。即以眼前而論，山西正在大施清剿，其餘各省，也都繼續在忙着「肅清殘匪」的工作。木本水源，人之常情，中國能在這樣濃厚的反共空氣中，和共黨的宗主蘇聯訂立密約麼？

雖然，事實勝於雄辯；高明的「友邦」決不至於漠視這一切有利於其帝國的事實。其所以必顛倒黑白，作此類空穴來風的流言，無非欲藉此逼令中國爲更進一步反共排俄的保證，以自促其滅亡而已。

第五卷 第四期

每月評話
空穴來風的中蘇密約 石音
戰爭空氣與戰爭煙幕 石音
母教比賽 所非
「把全中國拖攏來」 秋草
贊成節育 古然
非常時期的婦運路線 碧雲
國民大會代表問題之檢討 社英
哲人詩人眼中的女人 沈微英
犧牲婦女的厄運及其解脫 怡貞
爲嫁後姓名請教陳衡哲女士 雲兒
婦女的非業——政治 易明珠譯
橄欖 亞玉
男女關係的輪迴(漫畫) 幻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 聞釗譯
婦女消息
當我在最高學府的東南(女生活) 江一萍
文藝
姣婆(短篇小說) 落葉
河浜(詩) 乃化
過死(短篇小說) 張苑青
媽媽(詩) 心月
殊途同歸(漫畫) 幻
奮鬥的母親(長篇創作) 牛淮野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戰爭空氣與戰爭烟幕

石音

記得去年六中、五全兩大會議的前夜，耳內不時飄來了些中日戰爭的消息：例如某綫我國已調到幾十萬大兵；某處已屯紮了幾千架飛機；某人將被任為國防會主席；某人已內定為抗日前敵總司令……。說之者頭頭是道，聽之者惶惶無措，終至上海閘北的居民紛紛往租界搬家，而租界的居民又紛紛往內地搬家。然而雨過天青，兩大會議完結之後，一切復歸自然，天下照例太平：不特某綫到大兵、某處屯飛機的驚人消息未見證實，即某人充國防要職和某人做抗日司令的諾言，也都一筆勾銷，杳無下文。

前事尚未淡忘，而類似的消息，却又在我們的四圍活躍起來。近來我們不是聽人說某省在屯米備戰，便是聽人說某店被購去了戰時用品，或甚而至于有人公然在我們面前宣佈某月某日前中日將發生戰爭。「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殷鑒既不在遠，則此類消息之可信程度，當屬可想而知。即退一步說，假定所傳種種全係事實，那麼中國此種亟亟備戰之是否以日本為其對象和準備在最近的將來與日一決雌雄，其間也不無疑問。因為所謂國與國間的戰爭，初不僅以物質的配備為其唯一的條件，更重要的，還得先在人事和精神兩方面造成戰爭的空氣。如外交上的斷絕交往，軍事上的動員全國，以至激發民氣，鼓勵民運，都為戰爭準備中所必需的成分。如今我們欲求最低限度的救亡運動之不被根絕而尚不可得，更何論其他？所以無論備戰的消息如何擊激興奮，我們深信其決不能信服一個耳聰目明的人；凡稍有常識者當知這不過是一種戰爭的烟幕。

或曰：中國不准有些微戰爭的空氣，但同時却容許普遍的備戰的宣傳，豈不是自相矛盾？我們以為不然。我們以為這兩種政策的遂行，與其謂為相反，毋甯謂為相成。原因是鎮壓戰爭空氣，其效至多為大衆抗敵情緒的被遏；而施放戰爭烟幕，才是緩和民氣，使其逐漸消沉而終至于根本絕滅的妙計。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施放戰爭烟幕者為身家的苟安，不惜驅全民於心死之境，使其坐待淪為異族的奴隸，其居心之險惡，行為之無恥和手段之毒辣，實千百倍于面目猙獰的敵人，靦顏侍仇的漢奸。願國人洞燭其奸，勿為所惑，更進而揭破其陰謀，聲討其罪惡！

徵求

本刊徵求關於各界婦女生活的描寫。凡是實感的紀錄，一概歡迎。

編輯部啓

母教比賽

所非

「竹編斗籃三個運，」素來不被當作人看待的中國兒童，近年來竟然大大的走上了鴻運，每逢四月四日，不但有這兒那兒的請客、給獎，並且還重勞要人名流的領導慶祝、親自招待。

今年雖非『兒童年，』但兒童節熱鬧的情況，並不遜於去年。這一天，有的是各處地方當局的演講集會，大小報紙的刊文宣揚，而其中花樣最新，用心最苦的，却要算上海婦女教育館舉辦的母教比賽了。據報載，這一比賽的宗旨，在『促進各家庭為母者之責任心，並造成社會重視賢母風氣，』而其辦法，則為家有五歲至十歲兒童的母親，率領其兒童到館，由評判員根據兒童的體格、清潔、禮貌、應對四項事情記分。總分為百分，內中體格三十分，清潔二十分，禮貌和應對各二十五分。凡總分數在七十以上者，該母親和兒童，都可獲獎。這裏，我們可分三點來說。

第一、從促進為母者的責任心說。子女，為父母所共育，父或母在理論上都有負責教養的義務。換言之，教養子女，並不是任何一親的片面義務。因此，凡關心兒童教育者，必須同時談父母教育，方為合理；欲培植良好的兒童，亦惟有提倡父母親雙方的責任心，才能見效。至於事實方面，中國婦女因數千年來被困於家庭的牢獄，養兒育女，為其人生的最大課程，對于子女的責任心，幾已成為伊們的天賦本能。社會上無論貧富，為父者大多祇負經濟上的責任，其他一應大小事務，概由為母者一人獨担。如果有人要衡量父母責任心的話，那麼，顯而易見的，欠了分量的是父方，而決不是母方。從而，需要促進的，為父親的責任心，而非母親的，也屬當然的邏輯。今婦女教育館反以促進母責為標榜，片面的提倡母教，當非誤解了理論，錯認了事實？

第二、從造成社會重視賢母風氣說。良妻賢母，為中國婦女人生的極則，有史以來一般人對於婦女之最高的理想。社會上的推崇賢母，史例斑斑，不可勝數。孟母岳母的教子有方，迄今猶被風誦在書本，流傳在里巷。社會上已如此重視賢母了，婦女教育館還要再來一個『母教比賽，』不亦等於蛇足麼？

第三、從母教良窳的標準說。以兒童的體格、清潔、禮貌和應對為母教良窳的標準，初看似乎頗合情理；但一加深究，卽可發見其不當。因為兒童身體之是否健康，服飾之是否清潔，待人接物之有無禮貌，應對功夫之是否長足，都和家庭經濟狀況，父母的知識程度，有密切而重大的關係。一個生長於貧病家庭中的兒童，先

天不足，後天失調，決不能有健康的身體。同時，因為家貧無力購兒製衣，父母無暇為兒童洗滌，清潔也必無從說起。他如禮貌應對，更屬社會上所謂上等階級的能事。工農子弟其父母既無金錢為其入學，本身又毫未受過教育，根本不知禮貌應對為何物。社會不能為貧寒者排除生活的壓迫，環境的惡劣，以致其兒童病弱污穢，無禮和愚笨。這是社會的殘酷；國家不能廣設義校，使貧寒子弟有入學求知、造成重體育、知衛生、有禮貌智慧的人的機會，這是國家的失責，與母責初無什麼相干。偌大的事情，又豈是區區的母教所能為力？

總而言之，母親的責任心解決不了兒童問題；而僅僅具備健強、清潔、知禮、能應對的條件的兒童之是否為朝不保夕的危難中國所需求，也屬大有疑問。所以，婦女教育館這一舉動，祇可看作母儀論、僵屍的復活，良妻賢母主義的捧場，除了增厚婦女回家運動的壓力之外，不能有什麼別的意義。

「把全中國拖攏來」

秋草

在這楚歌四起、淪亡危機逼在眉睫的年頭，書坊內有的是四書五經，報紙上多的是否認與闢謠。中國到底怎麼了，我們無從知道。中國和『友邦』的戀史到底發展到了什麼程度，我們也無從知道。樂觀主義者告訴我們說，五千年的文明古國，是決不會滅亡的。聰敏的人士告訴我們說，日本奪取東北，其目的在對蘇聯，因此決不會作進一步的掠奪。而正人君子，則又告訴我們說，除了日本軍部之外，是沒有其他的日人想併吞中國的。

然而，中國的前途真如樂觀派一般的樂觀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果以東四省為止境麼？日本軍部之外，當真沒有其他的人想併吞中國麼？三月二十七日大公報所譯載的中日問題之話（中野正剛室伏高信等的座談）已予我人以全部否定的解答。

（一）中國危機四伏　一個國家不怕外力的壓迫，而祇怕內裏的潰濫。朱明兩朝的覆亡，是照然若揭的前鑑。目前中國的內部如何？中野說：『在時機尚未成熟的時候而開始華北五省的自治運動，固然有人說是失之稍早；可是我們到那些地方去一看，便知道平津一帶從北洋系軍閥官僚的失業浪人，有多數存在着。……當我們在那裏視察的時候，他們很多來和我們談話，說了種種好意的話。……誰什想到像上述的一類人竟如是之衆多？從可知華北五省的自治，若說是由於日本方面的口口，又何妨說是起於對方的誘發？』又說：『他（蔣委員長）說

要是眞實的做去的話，那麼攻守同盟、經濟同盟，並不是不可能。……但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便把存亡置之度外，而打一仗再看，亦所不辭。』我們國內一方面有這樣多的漢奸，而另一方面當局者又認爲『萬不得已』的時候尚未到來，這是多麼的危險！

（二）日本決心併吞全中國　中野說：『……根據滿州事變以來日本的躍進的形勢，堂堂正正向世界宣明日本的立場，於是把全中國抱攏來，使日本眞正成爲東亞的支柱，才是根本的辦法哩！』大西也說：『假使日本眞正以東洋盟主、東亞的安定勢力自任的話，那麼，……在這時候，只有把對方的事情弄個明白，再把他一下子抱攏來。』『把全中國抱攏來，』『把他一下子抱攏來，』這是何等露骨的表示！這還不夠說明帝國主義者的欲一舉而併吞中國的野心麼？

（三）全日一致主張吞中國　蓄意併吞全中國者，決不是日本軍部的片面的意志，而是日本全國人士一致的目標。這種證明，除了前述中野大西二人的正面表示外，我們還可以從其頌讚軍部的話中，採集許多的旁證。如大西說：『在日本對於軍部有種種說法，一言以蔽之，因爲軍部太行了，政治太不行了，沒有活用偉大的軍力的實力外交，眞是日本的一大缺陷。』中野說：『一方對於華北時局的關東軍的壓力，也無非是日本整個的膨脹力所流露的力量。關東軍有優秀幕僚一百五十名在那裏住着，最初雖有人批評說，軍部不知道什麼，不行，可是，坐着飛機，向綏遠，山西，活動，視察，實際，事情，者，便是這班被看做不知什麼的軍部裏的人。』此外如小島的『……爲適應日本的高度的工業化，中國方面暫且作原料的供給，或興起半製品的工業，就是個統制的辦法，』及室伏的『在初期的時代，做個殖民地，倒發達得快，』都明明把中國視爲日本的殖民地，想拿中國做它的殖民地。

由于上述，可知日帝國主義者蓄意併吞中國；大小漢奸惟恐中國不亡，不甘爲亡國奴的同胞們，趕快想一想如何對付這個坐聽『抱攏來』的局面吧！

贊成節育

古　然

十四年前來華備受歡迎的世界節育運動鼻祖山額夫人，此次再度來華，曾經引起各方劇烈的批評與非難。衛道者流照例擺出紳士的架子，評斷其如何妨害風化，違背道德；前進的人物，則又科以掩飾現實，替不合理社會辯護的罪名；另外則更有一種人，拿着民族危難和中國人口遞減的說數來作攻擊的武器；三管、

齊下，弄得夫人留脚不住，卒至停止演講，而悄然離去。

其實，節育運動之理論的基礎，是多方面的，其眞正價値的所在，並不在乎提倡者所標榜的減少社會衝突和調節人口問題的兩點，而在乎婦女問題中一個重要部門的解決。我們爲此願在英國節育運動家馬丁夫人來華演講的今日，純粹站在婦女的立場，作一番客觀的公平的估計。

婦女問題中最大最難解決的一個，便是自然所苛加於婦女的片面的女性的負担，申言之，即生兒育女的種種痛苦、損失和危險。每一個結婚的女子——無論無產或有產——都逃不了生養二字。站在另一觀點說，也就是都有發生身心痛苦和、生命危險的可能。誰都知道一個女子懷孕之後，通常必須經過十個月懷胎的歷程。在這歷程中，婦女的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是無法避免，無人所能替代的。一個終年肚子不空的女子，無論伊有多高的志趣，多遠的抱負，事實是絕不容許其有動彈的自由的。社會上不少有作爲的婦女，每因接二連三的生育，以致精疲力竭、壯志消沉。在『我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的自然力支配之下，婦女雖因疲勞、虛弱、或其他原因不能和不願再有兒女，却毫無自主的權力；除去和丈夫反目之外，伊就無法擺脫做生子機器的命運。這是一種永久的莫須有的極刑，有史以來婦女祇能以生命作孤注的墮胎相救濟，其慘可見一斑。

節制生育，使已婚的女子生其所需生、育其所願育，這個以科學方法來控制本身命運的辦法，其功用不特消極方面得以避免一切無謂的犧牲與損害，積極方面，且足以使婦女有喘息的機會，而從容從事于本身前程事業的打量。所以，我們以爲以解放婦女痛苦爲出發點的節育運動，是値得贊同的；凡不願終老于生子機器命運的婦女，絕無異議的可能。我們不能反對減少病人痛苦的麻醉劑，是不是？

假童男

這是一部轟動全球的長篇哀情小說，描寫一個假童男在情場社會縱橫捭闔，作惡勝利而至於毀滅的情形。全書共三百五十六頁，內容精彩，令人百讀不倦。

勃雷姆著　所非譯
定價　每本洋一元

總代售　作者書社（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生活書店　大公報社
開明書店　神州國光社（上海四馬路）

▼注意　讀者向本社購閱優待八折（郵寄費一成）▲



非常時期的婦運路線

碧雲

當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無恥漢奸正扮演着「同盟」與「自治」的醜劇，北平學生終於在萬分險惡的環境中，英勇地舉起了反對分裂國土的偽自治運動的旗幟，以罷課、遊行、示威等行動來抗議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行爲，雖然這一偉大運動遭受了漢奸們血腥的屠殺與摧殘，但這一運動却很迅速地獲得了廣泛的響應，像星火一樣燃起了全國各大都市學生愛國運動的鋒火並蔓延了各地。在這一救國運動的巨潮激盪之下，消沉很久的婦女運動，也就隨着民族解放運動的颶風而日益活躍與開展起來。

但在目前非常時期當中，婦女運動應當向何種道路前進呢？這實在是一個非常重要而必須加以正確估計和研討的問題。我們應當知道婦女運動的路線正確與否，不僅對於婦運的本身發展前途有決定的作用；即以整個民族解放運動方面來說，也有莫大的關聯和影響。因爲婦女運動是整個民族徹底解放運動中的一環，如果婦女運動因路線不正確而走上了歧途，那麼整個民族解放運動之將遭受巨大的打擊，是毫無疑義的。婦女運動今後究竟應當依據何種路線向前邁進呢？我們認爲：

第一、今後婦女運動，必須與民族解放運動合着一致的步調而前進。雖然民族解放了，受重重壓迫的我們婦女不一定就能夠獲得徹底的解放。例如西歐各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婦女們仍然處於性的壓迫和經濟隸屬的地位。但在目前，我們必須認清民族解放是婦女解放的最先決條件，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的了解，目前的民族解放運動，決不是過去一九二七年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重演，它的性質，已經與前次不同了。在現階段的民族解放運動中，不僅要徹底排除國際帝國主義滾出中國，而且要根本的肅清國內封建殘餘和一切漢奸與準漢奸們，這一民族解放運動愈徹底，那將更容易使這一運動急轉直下的走上了社會制度徹底變革的道路，在這一轉變徹底勝利之後，被壓迫婦女，將隨着獲得徹底的解放，也是可以斷言的。所以我們認爲今後的婦女運動，必須採取與民族解放運動一致的道路，婦女們必須積極參加民族解放的鬥爭，從鬥爭的進程中，來爭取自身徹

底解放之實現。

當然，婦女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也不應忽視自身痛苦的解除。爲着在可能範圍內逐漸改善自己社會地位和解除一切壓迫束縛起見，婦女運動的目標，也必須針對着那些因復古逆流而重新復活的舊禮教舊道德作有力的抨擊和掃除。現階段的婦女運動也只有不忽視這一切身任務，不忽視爲婦女大衆之自身生活改善鬥爭之下，才能夠開展壯大，才能使廣大的婦女從封建舊道德的麻醉與愚昧的底下發醒起來，走上正確的鬥爭道路。也只有這樣才能使婦女運動成爲民族運動解放中有力的一翼。

第二、今後的婦女運動在領導方面，必須以下層勞動婦女爲領導的中堅。過去婦女運動之所以失敗消沉，固然我們不能否認是整個社會運動因路線錯誤而暫時失敗和消沉的結果；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婦運缺乏堅强領導的原因。所以今後婦女運動必須以受壓迫最劇烈意志最堅强的覺悟的勞動婦女爲領導的中堅不可。雖然一切小有產和知識階級的婦女們在某種情形之下，也能夠起着積極領導的作用；但伊們一旦遭受某種嚴重的打擊，往往會立即悲觀失望而消失前進的勇氣。在過去婦運歷史中，已經早已證明了，所以我們應當堅決相信：受重重壓迫的下層階級的婦女，一定能站在婦運最前陣地，成爲婦女解放運動中的領導中堅。在未來頑强的鬥爭中，也祇有以下層階級婦女作領導的中堅，然後才能推動廣大的婦女，指導伊們走上婦女眞正解放的正確道路。

第三、今後的婦女運動決不能存着包括一切婦女的幻想，認爲各階級婦女都能一致英勇地參加婦女澈底解放運動。這種觀念不僅不正確，而且也是非常有害的。實際上，自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敗之後，婦女運動的內部，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許多上層婦女走出了婦女運動的陣營，一變而爲婦奸，作壓迫婦女的反動勢力的工具，賢妻良母主義的應聲虫，組織「婦女道德會」，用以欺騙婦女大衆等無恥行爲等，都足以證明伊們已成爲婦女運動中不可調和的敵人了。

第四、婦女運動的主力軍，必須以都市中的勞動婦女和鄉村中的一般貧苦的農村婦女爲主要的骨幹，並配合着各種職業婦女，如女職員、女教員、女看護，和一切的自由職業者。婦女運動只有如此，才能從爲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的鬥爭實踐中廣泛的開展，終至獲得最後的勝利。

競選國民大會代表問題之檢討

社英

國民大會，已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舉行，大會代表名額，立法院起草委員會業經決定爲一千二百人，此數雖未能卽認爲確定之數，然大致亦相差不遠，閒此項名額中，除將特種選舉之華僑、邊疆與軍隊（軍隊定三十人）應選派代表人數減除外，所餘之數，卽以百分之三十五與百分之六十五之比例，分配爲職業選舉與區域選舉兩部份。應選代表之人數，區域選舉之代表所佔人數較多，爲六百九十人。職業選舉次之，而各省市應產生之代表，最低額爲十人，最高額爲四十五人。其根據之原則，係以國民會議時代陳規及調查人口統計，與最近調查之人口統計比較，而加以適當之規定，擬訂此草案者自謂，認爲尚稱公允。至依此分配以及分配之名額是否眞正適當，未加研究，不能妄予判斷，惟吾人對於此項分配之方法與名額，殊有不能忽略者。婦運同志，尤應注意之。毋復臨時張惶措手不及，若已往之種種運動也。

按國民大會，非國民會議可比，國民會議代表，其資格祇於十餘日之一次開會期間有效，而國民大會代表之資格，則非至下屆改選不能消失，而其權威亦復各異。此其故殆以國民會議之最大任務，爲通過約法，而國民大會代表之責任，通過百年大計之根本大法憲法而外，一切國家較大之立法，多須國民大會之承認，誠爲最高之立法機關，而爲國民實際參加政治之無上機會。女界不欲參與政治、爭平等地位則已，否則，倘置國民大會代表而求政治途徑，是眞捨正路不由矣。國民大會爲期不遠，數月時間，轉瞬卽屆，女界素病渙散懈怠，每一問題發生之初，雖有切身之利害，亦莫不玩忽視之，不以爲意，迨至時期迫促，方如夢初覺，往往爲時已晚，不及挽回，國民會議，卽其前例。原國民會議於二十年五月舉行，而各地女界至三月八日婦女節時始紛起爭其一切條例；已早規定，要求更改，自屬不易，致結果僅獲得五名代表，十名列席，而爲百分之一之比例。人少勢弱，當爲意料中事。

今幸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尚未正式通過，此項法規之內容如何，吾人正可藉此餘暇研究其利弊，最緊要者，厥爲事前之種種準備。卽以現訂之選舉法而論，以職業選舉與區域選舉之於吾女界是否有利，以及其進行是否便利，誠爲目前絕大問題。就職業與區域之實際狀況探討，女子於此二者環境中，欲求爭優越地位，恐非易易。何以言之，試按女子在各項職業中之人數，能佔百分之幾。

以平時之自然狀況，尙且僅能有百分一二之機會，矧在非常時期競選劇烈之代表資格乎？故無論如何，吾必其不能得良好之結果也。蓋處於此種情況之下，豈散漫無實力之女界所能勝利？觀之中外各國，每逢選舉，其種種不可思議之怪劇，無有不層出不窮者，競選者非廣出金錢運動，即須大肆其口才，標榜其政策，或極盡其交際之能事，以作收買票數之手段。我國事事落後，惟於此等處所，頗善模倣，故凡屬選舉，其成績每多出諸情理之外者。以赤手空拳、毫無經驗與背景之婦女，欲圖於此有手段而無公理之環境中求出路，安望其得獲勝哉！故女界倘不願放棄國民大會代表之權利，第一關鍵，要在團結，否則，無論如何，不易收效。以設能切實團結，或者勢力尙可稍事雄厚，有萬一僥倖之希望，若再各自爲政，分崩離析，甚或互相猜忌，彼此掣肘，則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矣！善夫陳逸雲君之言曰，『第一、吾人之競選，當採取共同行動，換言之，即凡同一區域內競選之女同志，應採取聯合戰線，集中人力財力，共謀選舉之勝利。如在客觀環境中，不容同時當選時，則斟酌放棄而輔助最有希望之同志當選。關於此點，吾人當注意整個婦女界之利益，不得自相攻擊或破壞，授敵人以機會，而使兩敗俱傷也。第二、當於全國各省市皆有婦女代表之產生，吾人相信，欲使婦女問題整個解決，欲使婦女力量充分表現，惟有集中全國婦女之意見，始有圓滿之結果，故吾人於競選之際，當有普遍之打算與計劃也。第三、吾人爲求支配平均、選舉勝利起見，當組織全國婦女競選國民大會代表後援會於首都，設分會於各省市，各級後援會於各省市負計劃宣傳指導之責任，以收羣策羣力之功效！』（見三八特刊『婦女與國民大會』文）

讀陳君以上三點，對於婦女競選國民大會之要鍵，言之綦詳。捨此三端，其道

上海大新有限公司
電話九七〇〇〇號轉接各部
推銷中華國貨
選辦環球貨物
內部設備 新穎壯麗
冷熱氣管 冬夏舒適
電動扶梯 無勞跬步
貨物精美 定價劃一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地址南京路西藏路勞合路

莫由。然細繹三者之要義，其焦點尤在乎一致團結。易言之，有力集團爲婦運之中堅，中堅不固，則不足以策動婦運之進行。平時如此，非常時亦莫不如此。國民大會之大關鍵，更難逃此公例。

婦女將如何應付國民大會問題乎？請速從事於堅固策進機關之建立，與夫熱烈同情意志之培發！

哲人詩人眼中的女人

沈微英

我們平時翻開任何一位哲學家文學家的著作來讀，總可以看到這位學問家的對於女人的根本見解，有的用教條的形式直接乾脆地發表自己的主見，說女人是什麽，女人應當如何如何的做；有的用寓言的風格，把婦女的形態、性情或生活，歪曲地巧妙地描寫着，而暗暗地斷送女人的命運和前程。這些大思想家學問家雖則個人的生活環境不同，天賦的資質有所參差，但是他們對於女人的見地，却都像同一模型所鑄定，只有很少很少的是例外。這就是說，他們不論多或少，全是貢獻一些對於女人的壓迫的言論和法規。這樣，只要他的大作名著流傳得到什麽地方，女人們就多上一重栲枷，加上一根鎖鍊，於是這世界上文人一天一天的多起來，文化一點一點的發達起來，女人就一日一日往地獄裏跑，終於到了今天不復成爲一個人的地位的可憐蟲了。

其實這些大哲人大詩人，何嘗是從娘胎裏生下來呱呱叫哭時便知道憎惡女人呢？不至於的！第一、女人根本不是他的天生仇敵，何況嬰兒全賴慈母的辛苦的撫育和提攜。女人正是每個男人的恩人。復次，凡是一位哲人詩人，他的頭腦總是比較清晰的，他的思想總比較旁人縝密得多。然則他到底爲什麽對於婦女多抱惡意的悲觀，而遺留下許多錯誤乖謬的議論和批評呢？

我們詳細地分析一下，找到最大的兩種理由如下：

（一）發於內愧的心理觀感者——起源常常爲了哲人詩人自身母親的緣故。比如這位詩人或者出身是一個不合法律的私生子之類，當他長成能思想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倨傲被啄傷了，他痛恨自己作爲一個沒有父親的兒子。這樣，他便對母親懷恨起來，慢慢地推而恨及一切的女人，於是他的主見穩定了，以爲女人全是些淫亂之徒，非得從嚴刑罰不可了。

（二）發於妒忌的自利主義者——起源常常爲了哲人詩人自己的妻子或多數情婦中的某一個情婦的行動，對於他們的獨占野性稍稍受了抑制時，這就

能使他們寫出些很動聽的誹謗女人的大文章來了。被切身的利害構成的主見既定之後，他們永遠戴着有色的眼鏡去判斷女人使他們忘記了自己的偏見和狹隘，忘記了女人是同樣是人同樣配受人的待遇了。我們可以把證據一一拿出來看看。

（一）孔子　孔子說：『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他定下了不少壓迫婦女的禮教條文；但是他的小視女人，實在爲了從憎惡自己的母親而起。史記孔子世家說『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他以一個私生子出身而後作爲魯司寇，位在大夫，周遊歷國，屢受諸侯貺贈，有門弟子三千人，這是多麼神氣！回想起身世來，眞是有些自以爲不體面而難怪他要生母親的氣，推而痛恨一切女人了。史記孔子世家又說：『……北面稽首，夫人自幃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孔子如斯不顧一切卑鄙地朝見衞靈公夫人南子，然而他的道仍未大行於衞，他當然要惱羞成怒怪南子而更多一層憎厭女人的觀念了。

（二）耶穌基督　耶穌可以說是與孔子有些同病相憐。他是個大思想家，當然不相信自己的肉身是從天上放下來的，所以他判定女人只値得男人的一條肋骨，而與蛇狠狽爲奸，使男人被逐出埃甸樂園，罵女人爲人類之罪魁。

（三）叔本華　他是位出名的痛罵女性者。他說女人是近視眼、不公道、慣說謊、沒天才、太妒嫉、好吃、懶做、沒有藝術興趣，他狠狠的用生理和心理兩種理由硬低貶女人的價値；但是追本逐源起來，這位孤僻的哲學家，就是爲了情場失意，吃過女人的虧的緣故。因而除了意思哲學悲觀主義之外，他還發揮了女性憎恨論。

（四）盧梭　他可以說得上是一個女人們最大的罪人，也可以說得上是一個忘恩負義者，因爲打開他的懺悔錄，他自己承認畢生受到女人的提攜栽培。但是他的教育論裏說，女人應當加以限制，如像自由、談笑、遊戲等等，女子以服從爲義務，和順爲美德。女子應該隸屬於男子，對於男子的專橫，要有忍耐的修養。無疑地他的驕傲叫他不說心底的話，而就認定一切女性都和他的老婆式勸窩婢女一般的笨拙和癡愚。他完全不肯說出窩梭夫人的智慧多才和仁慈。

（五）尼采　尼采說：『也許我是永久底女性的第一個心理專家。』其實他的絕斷孤獨的生涯中，只有他的蒲那德，他所稱的『多麼一個危險底游離底非人間的小猛獸。』所以他誹謗亨利易卜生爲醜陋的理想主義者。他的結論是：『女人是需要孩子的，給伊一個孩子吧，』他根本否認女子需要解放，需要高等教育。

（六）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巧妙地說：「女人嗎？等我一脚跳近棺材才說得淸女人。」他少年時代玩了無量數的女人，中年時代娶了個年紀比他小一半的沙非亞，為他生育教養了三個兒女，幫助他著作，如抄寫戰爭與和平至四次之多，每日要精美素菜二十多色；然而他對於老婆怎樣呢？沙非亞的日記中說「他能磨難我，如像使非有趣……譬如對於我，他取去我的抄寫，他的身體方面的關照，我的肉體……。……至於我的精神生活，他是不管的……。」托爾斯泰却在這樣的妻子身上看出了女人還只是阻抑天才的東西。他一生描寫女人全用着不公道的歪曲的咒語，甚至於把男子的一切罪惡，一古腦兒推在女人的身上。這樣，他的人道主義，無抵抗信條，就成了跛足了，而僅僅限於他自己的同性之群。

（七）居格涅夫　居格涅夫以家有數千奴隸，數十里廣大別墅的貴族少爺出身，有閒有錢，將整個生命在女人身上用功夫，因此，情婦自農奴而至公侯夫人，無所不備，無所不玩弄；然而他還要用愛抑的情調，嘆息着這一位情婦的不忠實，那一位愛人的不熱烈，居然寫出嫣那那樣的哀思錄，羅亭那樣自己的寫照。

（八）福樓貝爾　福樓貝爾在馬丹波娃利上，竟能把女人寫成個魔鬼模樣，而那個丈夫醫士不但是聖人賢人，同時還是一塊沒有耳朵沒有眼睛的木片石塊。福樓貝爾用了那好像古文觀止中討武曌文的口氣，看來恰恰成了他自己的忠實的自剖。他那細膩而深刻的自剖，正是證明他是羅多爾服和賴翁的混合靈魂，他是喝了女人的血，說女人的壞話者。

（九）拜倫　拜倫詩人更可憐了，他因為經濟上的困難，去向一個位貲多金的女人求婚不成，感受了刺激，又重去要求安妮米爾班結婚，但是伊成了他的夫人之後，除了溫雅聰敏，佩服丈夫的詩才之外，却一無所有；於是他就開始侮辱伊，同時便玩弄女人，咒罵女人了。

夠了，如果我們願意一個一個舉出來，恐怕可以寫成一本百倍婦女論的厚冊。總之，男人們（除了千萬分之一的例外）沒有一個不戴上有色的眼鏡，執着男權中心的神杖，憑着偏面貞操的堡壘，以主人翁的姿態，笑罵女人，裁判女人。不然，女人何至于處在今日的悲慘的命運！

× × ×

南京市政公報
第一六一期出版
內容　分會議法規委令公牘佈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編輯新穎
出版　每月一期
定價　每本大洋一角
代售　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社及正中書局
定閱　向市政府祕書處編譯股接洽

職業婦女的厄運及其解脫

怡真

隨着私有制度的確立，社會的財產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因而，男女兩性間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也引起了巨大的變更。

凡對於社會進化史稍有常識的人，誰都知道婦女在原始共有社會中所佔的地位。伊們不僅與男子佔有相同的地位和權力，而在很多的場合中，伊們更負担許多特殊的職務，因此便獲得了許多優越的權力。婦女們在那時是氏族社會中的中心，伊們統治一切，指揮一切。男子只不過是這個共同體的構成份子之一，他們除了共同勞動、共同消費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權力。

因爲私有制度的確立，男性一躍而爲統治社會的中心，婦女的地位便一落千丈。伊們不僅不能在社會生活中與男性取得平等的地位，反被男性視爲他們私有財產的一部份。伊們從社會的活動中被排擠出來，禁錮在家庭之中，一方面爲兒童撫育、家庭操作所羈絆，別方面則成爲男性賞悅玩弄的目的物。女性被淪於這種非人的奴隸生活，時間已經很久了。在這漫長的期間內，又因襲造成一種謬誤的傳統觀念。這種觀念，認爲女性在智力、生理、心理的各方面都是劣於男性的，伊們不能負担男性所負担的事情。撫育兒童、家庭操作和安慰丈夫，這是婦女的天職，伊們是不適於社會的職業和經濟自決的。

這種意見，無疑地是立在男性中心主義的觀點上，替男性中心的社會作有利的辯護，想使女性在經濟上永遠依賴於男性，作爲他們的奴隸。然而，這種謬誤的偏見已爲半世紀以來的婦女運動和婦女職業問題的發展所擊碎了。

事實告訴我們，婦女不僅在一般的勞動中，除了需要巨大體力的工作外，一切都與男子一樣，就是在許多的自由職業中，婦女的成績也并不比男性爲低下。

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因爲生產範圍比較狹小，勞動的需要有限，婦女勞動沒有被普遍的應用；但在現在這資本主義的末期，生產急遽的集中，生產範圍日益擴大，又因技術的改進、生產合理化等，在勞動的過程中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許多需要强大體力勞動的工作，大部都代之以機械，而機器的管理等，也不需要高度的熟練和强大的體力，因此，婦女遂被大量的從家庭中吸進工廠。同時，婦女勞動的工資額較男工爲低廉，而已婚的婦女爲生活所迫、子女的消費所累，時時懼怕失業，對於資本家的壓迫反抗的情緒較低，組織的力量較爲薄弱，資本家遂

利用這種條件，一方面對於女工加緊剝削，別方面使其在勞動市場上與男工作有力的競爭。這樣，婦女的勞動遂普遍了各生產部門。

受有相當教育和教發的婦女，由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主義的覺醒，也都由家庭中走向社會尋找職業，謀經濟的獨立，以求擺脫男性的壓迫作自身解放的鬥爭。所以，在現在許多的自由職業，如教員、醫生、律師、專門家……中，都有婦女從業員的蹤跡。伊們的能力和成績，不僅不比男性低下，有時反有更優越的貢獻。例如：在高等教育機關中，不乏很優秀的女性教授與學生，在科學的研究中，法國的居禮夫人對於鐳的發現上，就有過很可寶貴的科學貢獻。婦女在職業上地位的擴大，和伊們所表現的成績，把承認女性在各方面都比男性低劣的偏見無形地粉碎了。因此，婦女在現社會中的職業地位，不論是在一般勞動上或自由職業中，都為一般人所公認而日趨擴大。

不過，隨着婦女職業範圍的擴大，從事職業的婦女，更增多了一層負担。因為在男子一天的工作完畢之後，他們便沒有任何的顧慮。在外面很可以優游消遣，恢復一日的精神疲勞，回到家庭中有已安置妥貼的家庭生活，供給他們的需要。而在女子則就不同了。伊們一天除了職業上必需的工作之外，還得從事家庭中瑣碎的一切操作，和撫育兒童等，無論在精神上或工作上，伊們沒有絲毫剩餘的時間，來恢復工作的勞頓。這種情形在從事自由職業的勞動婦女也許要比較優越一點，因為伊們的報酬比較的優厚，生活從容，可以利用別的方法減少這種羈絆。但在職業婦女中佔有絕對多數的女工，就完全不可能了。伊們一天從事十小時以上的工作，回到家庭中還得燒飯、縫衣、撫育兒童、從事一切的操作。不僅得不到應有的休息，有時竟是飲食不飽，睡眠不足的日夜勞動着。所以，在現代的社會制度之下，職業婦女不論其從事職業的動機如何，在伊們的實際生活上無疑地是更增多了一層負担。伊們從事職業的結果不僅沒有擺脫家庭的羈絆，同時又增加了勞動的分量，把伊們的命運和困苦，更陷於悲慘深入了。在社會上婦女得到職業的地位，爭取經濟上的獨立，固然是婦女在謀自身解放上一個必要的步驟，但只是做到這個步驟是完全不夠的。因為，婦女解放的問題是一個整個社會制度的問題，不是單獨職業的解決便可以解決的。如果不認清這一點，目前職業婦女所負担的雙重困苦便毫無意義了。但是，現在很多短視的婦女論者，都認為婦女如果在職業上得到解放，什麼都可得到解放了。這種意見，不是意識地迴護現代社會制度的存在，便是對於婦女解放的問題缺乏充分的理解。現在更有一種新的婦女理論，為一部份人所提倡，這

就是所謂『新賢妻良母主義。』這種理論的中心主張認爲婦女回到家庭中去是不對的，但婦女也不能因爲從事社會職業而放棄了家庭的責任。伊們應該一方面管理家庭，撫育兒童，安慰丈夫，而另一方面從事社會職業。

這種理論在目前的客觀環境中發生，是有其社會的意義的。因爲隨着婦女職業地位的日益擴展，大量的婦女從家庭中走向社會，同時，大多數的職業婦女又因家庭和職業的雙重壓迫而感到自身的厄運。這種理論就是想對現代社會制度的罪惡和弊害加以掩飾，而給予被轉於雙重壓迫之下的職業婦女以一種麻醉，使伊們安於本身的命運。在現社會中，無論從那一點上立論，婦女對於職業上的重要是無法否認的，所以這種理論的倡議者，便不得不從家庭的重要上作誇大渲染。其實，現代式的家庭在歷史過程上所佔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如同國家機關一樣，不過是私有財產制度之下的一種產物，給予佔有特權地位的男子一種奴役婦女的便利。沒有家庭的存在，並不一定沒有兩性間的安慰，沒有父母子女間的慈愛。事實上，在男女地位絕對平等、生產消費機會均等的合理社會中，因有兒童共育，日常生活需要社會化的普遍設備，反使婦女脫離了家庭的煩累，而更增加兩性間的愛情和親子間的慈愛。從任何方面看，這種理論對於整個婦女解放的問題，沒有絲毫進步的作用。相反的，卻對於職業婦女在其爭取自身解放的鬭爭上，給予有力的麻醉和阻礙。

婦女在社會上能夠取得職業，從事一般的勞動，這固然不能認爲是解放問題的解決，但牠在整個解放鬭爭的過程上，卻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第一、伊們因經濟上的獨立自決，對於男子的依賴性減少，可以不至再因經濟上的關係，生活問題，對男子低首下心，容忍他們的玩弄、欺騙、奴役、和虐待。第二、婦女既在職業上勞動上與男子立於平等的地位，更可以促使伊們個人的覺醒，增加伊們個人人格上的自尊和能力上的自信。把伊們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積習，一掃而空，提高伊們在一切社會鬭爭上的情緒。第三、婦女只有從家庭中跨進社會，在各生產部中取得工作，伊們纔可以進行各種鬭爭的組織，展開解放運動的活動。否則終日禁錮在家庭之中，爲一切瑣碎的勞作所羈絆，就是想作這種運動，也是無從着手的。

所以，婦女在社會的各生產部門中，取得職業的範圍越加擴大，在解放的鬭爭中也越表現得有力。不過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婦女所受到的壓迫是雙重的。一方面是資本家直接間接的剝削；別方面是男性中心的束縛。因此，歷史所課於職業婦女的負担也特別重大。伊們不僅要從事過度的勞動，同時，還須顧慮到家庭的各種操作。正因爲如此，所以婦

女在職業上得到相當的自由，幷不能算作婦女問題的解決。伊們的澈底解放，只有把現代的社會制度根本的加以改造之後纔有可能。職業婦女只有認淸了這種根本的關係，堅決地負起歷史所課與的重大任務，從事鬥爭，纔不至因職業的和家庭的各種煩累而苦悶。

在現社會中，因私有制度的確立，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決定，把人類分爲有產者和無產者兩個營壘。有產者只是佔有生產工具，利用其優越的地位，掠奪無產者的勞動成果，坐享其成。無產者終日勤勞，流盡血汗，而不能溫飽，使佔有絕對多數的人類生活陷入悲慘的境地。婦女當然不能自外於這種生產關係的決定。所以婦女的解放鬪爭，只是整個人類解放鬪爭的一部份。牠不但不能與整個人類的解放鬥爭分離對立，而且必須統一的進行，纔能達到澈底解放的目的。因爲婦女在職業上和男子取得平等的機會，這只是伊們參加整個人類解放鬪爭的一種手段，絕不是終極的目的。伊們澈底的解放，只有根本消滅私有制度之後纔爲可能。

有人認爲婦女在社會上普遍地取得了職業地位之後，再以漸進改良的方法，設置各種供給家庭需要的機關，使婦女脫離家庭的羈絆，這樣便可以達到解放的目的了，這種理想在現社會之下，不必說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卽使可能，也不過是把婦女從家庭的操作，和男性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又把伊們投在資本家的剝削之下能了。

總之，現代婦女無論是從事一般的勞動成自由職業，在其自身的解放鬥爭過程中，必須認淸鬥爭的目標，艱苦的進行。職業的獲得只是鬪爭過程中一個必要的步驟，而不是終極的目的。眞正的解放，只有與整個的人類解放鬪爭採取一致的步調，把這種陷大多數人類生活於悲慘境地的社會制度，根本加以改造，纔能實現。職業婦女必須認淸這種基本的關係，這種現代社會制度的癥結所在，然後纔能在其解放過程上，把握住鬥爭的遠景，向偉大的前途邁進，不至爲許多歪曲的理論所迷惑而誤入歧途。

本刊五卷三期

——要目——

▲時言

七週紀念之感想……社英

本刊七週紀念感言……孝英

「三八節」告婦女同胞……李英

日本政變之認識……A R

▲論著

「三八節」之回顧……逸築

「三八節」在中國、國際風雲中婦女應有的覺醒與努力……峰山

力……海郭

論解放奴婢（上）……莊靜

中國婦女們往何處去……蜀龍

▲婦女運動與民族復興特輯

首都婦運同志對本問題之意見……莊靜 傅岩

從民族危機說到婦女在復興運動中之地位……賀香英

婦女應怎樣去參加民族的戰爭……俞松汶

▲文藝

活奶娘……集熙

▲另外一欄

一月間的婦女……魏峰

爲嫁後姓名請教陳衡哲女士

曇兒

狗有狗名，貓有貓名，惟獨嫁後的中國婦女，却沒了自己的名姓。在社會上伊不過是某家的媳婦，某人的太太；在法律上伊的頭上有冠以夫姓的義務。婦女無私名的這種證法，遠自三代，便已形成，迄今不變。現在把社會上所最流行的稱謂述之如下：一、口頭上被稱爲某家的媳婦或某人的女人，字而上被寫爲某門（夫家姓）某氏（母家姓）。二、口頭上被呼爲某（夫姓）太太，字而上被寫爲某（夫姓）太太或自己原來的姓名上加以夫姓的字樣（例如劉王立明）。前一種大概通行於較舊的社會，而後者則多爲較新的社會所沿用。這兩種稱謂在字面雖稍有新舊的不同，但是它的意思是相差不遠，精神是幾乎一致的。所謂某門某氏某太太，……無一非表示已嫁女子的獨立姓的喪失，所有權的轉讓。換一句話說，伊不過是某一個男子的一種所有物能了。

姓名是一個人的標幟、符號，因而在男女平等已被確認爲眞理的今日，嫁後女子姓名之須澈底變革，已成爲一種無待爭論的節目。凡是承認自己是一個人、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的女子，都應該毫無疑議地接受這一變革，而得天（？）獨厚有機會受教育的知識婦女之應身體力行，普遍宣傳這一變革，更屬情理中事。

然而理想與事實往往不符。在惰性與積重難反的雙重自然律支配之下，知識婦女並不能有一致的步調。如劉王立明女士（頭上不冠以劉字；在女士看來，便以爲不敬）一派，顯然的是舊稱謂的維持者，而陳衡哲女士一派（陳女士及北友人，根據川行預記：『這個意思，……在接到此信的女朋友中，我想也是很少反對的』），則爲兩重稱呼的折衷主義者。關於前者的是非，時至今日，一望而知，我們無庸深究。我們這裏所要研討的是後一種，也就是主張讓某一種嫁後女子的自己的姓名消滅，讓另一種嫁後女子一方面保持自己原來的姓名，同時也用某太太的名稱。現在我們先把這一主張具體地寫出來。

陳衡哲女士在獨立評論第一九〇期裏對於這事的主張是分爲二部分的：（一）『讓一個單單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一個除了做某人的太太之外，便一無所有的女子，乾乾脆脆的做一個某家的太太』；（二）『對於一個有個姓有自立能力的女子的稱呼呢？……在與她個性無關的場合中，如演戲、奏樂、繪畫、教書、著作、爲國家或社會服務以及在其他

各種各類她的丈夫所不能「榮蔭」給她的地位與才能上，她是應該保留她自己的名姓的。』關於第一部分，陳女士的理由是：你若稱這種人爲『女士』反而見得是諷刺伊。因而倒不如稱伊爲某太太，更覺名副其實。『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我們不很明瞭這個形容，我們猜想大概是與有個性有自立能力的女子相反的一種，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家庭婦女。家庭婦女看去是仰賴丈夫爲生之外，便一無所有；但是伊們是否如像一般人所想像的全爲寄生虫？即退一步說，假介伊們全是寄生虫，那我們是否應該任其一輩子做寄生虫，承認伊們爲男子的附屬品？照陳女士的主張，讓伊們乾乾脆脆的做一個某家的太太，意思無異說讓伊們做男子的附屬品好了，我們不管。這種態度，我覺得大有商榷的餘地。我以爲需要拯救、需要解放的正是這班『一無所有』的『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我們要知道這班人之所以一無所有，並不是伊們本身的墮落、不長進，而是不合理社會的產物，三千餘年被壓迫史下的必然結果。讓伊們永久爲男子的奴隸附庸，把整個的婦女界劃分爲二類——該做奴隸附庸和不該做奴隸附庸的二類，無異承認大部分的婦女——家庭婦女無疑是佔大部分——該做男子的奴隸附庸。婦女自身尚且承認女子該爲男子的奴隸附庸，那還談什麼解放？

至於第二部分，陳女士的理由是：這樣一來，既一方面不失表示與丈夫合作，而另一方面也不致因代表自己個性的名義之消滅而感到一種悲哀。是一種兩全的計策。這裏我覺得有許多疑問：第一是合作的意義。合作是雙方的、相互的，而決不是一方的併合於他方。夫妻以平等的精神互相幫助，便是合作；反之，夫方一味支配，妻方一味聽命，那是奴隸式的服從，而不是合作。欲以姓名來表示夫妻間的合作，當然也是一理，譬如在旅行、應酬、看戲等活動中，陳女士被稱爲任太太（任鴻雋先生的太太）同時，任先生亦必須被稱爲陳先生（陳衡哲女士的先生）才是眞正的合作。否則，僅僅陳女士被稱爲任太太而任先生仍保持着任先生的名義，那末，不明明是——恕我不客氣——陳女士歸併於任先生麼？我們祇要反問一句：男子在旅行、應酬、看戲等活動中保留自己的姓名不算與妻子不合作，何以女子在這些活動中保留自己的姓名，便算與丈夫不合作呢？至於以爲在旅行、應酬、看戲等活動中做某太太可以獲得丈夫的『榮蔭，』那麽，女子就乾乾脆脆的關在家庭裏做萬世的男子的太太，讓先生們來『榮蔭』伊們得了，何必呼號解放，提倡自立？

世界上有相對的事物，同時也有絕對的事物。主和奴，所有和被所有，都是處於絕對的地位，不能有並存的事實，更不

能有欲爲的理由，婦女除非做完全獨立自主的人，否則，便是男子的奴隸附庸。但決不能有時做自主的人，有時又做男子的附庸。婦女之不能有雙重的人格，正如國家之不能有雙重的國格一樣。一個論爲帝國主義者殖民地的弱小國家，決不能同時保持一個獨立國家的國格。如果陳女士的第二說可行，那麼朝鮮和印度，不都可稱爲獨立國家麼？

總而言之，男女既然同屬人類，男女都可以也應該有各自的姓名，以爲識別的標誌。嫁後女子冠以夫姓，乃男性中心社會中婦女隸屬地位的外層表現，婦女的重大恥辱之一。婦女欲做獨立自主的人，應該於實際上求得自立能力之外，洗刷這一個外觀上的恥辱。負荷啓發來者責任的有個性有自立能力的女子，更應該以身作則，擺脫這個傳統的習俗，並大聲疾呼，喚醒『站在丈夫肩膀上的女子，』使其不老死而爲男子的附庸。陳衡哲女士爲現中國婦女界有數的人才，其言論足以影響廣大的人羣，而伊的已婚女子的姓名主張，有關婦女的人格非淺，故特不揣簡陋作純粹客觀的商討，尚望讀者和陳女士不吝賜教。

商務印書館出版

婦女讀物

中國婦女運動
劉王立明著　五角

- 婦女問題（百科小叢書）……金仲華著　二角
- 婦女參政運動（新時代史地叢書）……森口繁治著　劉絜敖譯　八角
- 中國婦女生活史……陳東原著　一元
- 中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社會研究叢刊）趙鳳喈著　七角
- 婦女與家庭（家庭叢書）……O. S. Marden著　高希松　高希伯譯　六角
- 歌謠與婦女……劉經菴編　五角
- 男女特性比較論（社會科學小叢書）Vaerting著　余志遠譯　七角
- 中國家庭改造問題（家庭叢書）……易家鉞著　一元二角
- 快樂家庭（家庭叢書）……劉王立明著　四角
- 家庭新論（家庭叢書）……沈履偕著　四角
- 家庭與社會（家庭叢書）……J. M. Gillete著　劉鳴九譯　四角五分

婦女叢書

- 婦女問題……張佩芬編　三角
- 婦女之過去與將來……李漢俊編　四角五分
- 女子應有的知識……Mrs. M. Sanger著　趙元任夫人譯　三角
- 婦女衛生新論……澤利勒女士著　孫選譯　四角
- 婦女保健良箴……Chavasse著　朱任彝譯　五角
- 健康與婦女運動……吳興業著　一角五分
- 女子之性的知識……Robinson著　味辛譯　二角
- 女子職業指導……潘文安　孫祖基著　三角

*C396(5)L-25:3

婦女的事業——政治

羅斯福夫人著
易明珠譯

本文作者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歷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婦女活動委員會財政主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德且斯州選委員；紐約市婦女會副主席，兼為立法委員會主席，紐約州婦女民主會誌編輯、外交政策會理事部理事等要職，政治經驗，殊為豐富，其言論多含實際上的指導性，頗可為我國婦女借鏡。（譯者）

在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絕少比政治更重要的事情。

具有高超理想和典型的男女人物之參與政治，其人數極為衆多。我們原有成千累萬忠實的公僕；但是我們對於許多時人利用其高位為個人謀劃不顧公家信用的事實，却不能閉目不問。政府大員以迄政治人物的這種態度，日趨下走，勢必令人發生這樣的感慨而後已；即黨魁不過是一架純粹建築在為他的部屬及其所轄的投票者之自私的目的之上的政治機器。依據個人認以為是的做去，而不顧外界的壓迫的忠實人，政治上是不會時露頭角的。不過，假使他忠實而能同時智慧，那他還是易於前進的。

政治原來是一種為男女兩性所均可希求的事業；假若他們具有某種品格和頭腦，假若這不是他們唯一的事業。

縱然開始我們還須先把什麼是政治事業來下一個定義。在文官職務方面，政府的一切機構，無論是城市的、州郡的、抑或是國家的，都有若干為一個受過相當教練的人可以進身的職位，不管政黨的消長更替，都可以按步就班地保持着，直至他或伊取得中肯的恩給金而退休為止。目前有不少婦女佔據着這類位置，伊們大多是從書記或速記員做起的。這種職司，薪金微薄，晉級遲緩，而其最高的標準也不見得很大，不過你的事情却比較商界上的穩固些，並且末了還可以得到一筆小小的恩給金。華盛頓、各州議事廳，以及大的城市，都有少數這類工作人員，不過伊們的工作，很難稱為一種事業。

因此，讓我們把政治事業來這樣的下一個定義：一個人担任某項公務，由于選舉或由於任命，不僅僅是為謀生，同時也所以服務國家，樂於為國家不斷地效勞，直至人民決定其國是需要一種變化為止。政治事業在存在性上，是極不穩定的，所以我在這裏必須特別提出一點，即從政者有同時經營別種事業的必要，或者至少有某種別的事業在後方，必需時可以應手而得。

還有，因為政治人物這個名詞對於

許多人殊少了解的緣故，讓我們考慮幾種爲一切政治人物所絕對必需的品質和活動。第一，他們必須有一定的居留地，他們必須有根蒂在他們家鄉社會內有某種可以立足的事情，他們必須認識大量的人參加一個政黨。他們可以開始做一個地方政治團體的分子，在他們自己一黨的地方組織內從事某項工作，無論他多麼小。他們必須關懷家鄉社會的公民事項而樂於服務。起初的時候，他們也許做些小事情如選舉以前的檢查工作，藉以糾正選舉人名單慢慢的當郡或州委員會的委員，然後活動州衆議員或州參議員，或者因爲特殊的才能或適應的關係，他們也許可以活動當選或被任爲更重要的官員。不過每一個政治人物，無論其地位是否重要，必須有一個家和後盾。

目前在我們外交和領事機關方面，有一種半政治性的職司，可以由受過適當教育的婦女去担任。在這種地方，語文是第一要件，不過，時至今日，婦女們在這些地方舉得高的，尚鳳毛麟角。這不僅僅是一個教育問題和一個考試及格的問題，而是在自薦者於筆試及格之後，還須受主考的部或署從事的有無效用和是否適合的兩種觀點，加以考慮的。直至今日，它們所錄取的婦女，仍然有限得很，一個想嘗試這類工作的女子，應該記住體健和人格是同要被考究的，伊是有着自來的偏見要去抗戰的。譬如說，一個女子伴同伊的丈夫到某一生活艱難或甚而至於危險的不衛生的地帶去，這原因正當而自然的，可是實際上不然，除非伊有一隻男性的手臂可擧，伊就很難得被人視爲宜於冒這種危難。不過，據我看來，雖然有這種種困難，領事方面和外交方面的事情，將來還是可以成爲婦女的有意義有用的事業。

這類事情雖日漸和政治離緣，但是

(橄)(欖)

▼惜乎沒有分國

亞玉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這句話出自中國士人之口，也惟有中國的士人，最能身體而力行。去冬以來，文化城裏的大學校長，僕僕于陝、川、湘、鄂；現在東大已決在西安設分校，南開決在重慶設分校，清華則決在長沙設分校。都有『陪都，』校有『分校，』所可惜的是國家不能有分國！

▼禁舞禁婢而不禁娼妾

前年袁良市長在北平大捕舞女，今年上海公安局通令取締蓄婢，市政府又批准了市聯會禁舞的建議；惟獨娼和妾，始終不見有人出而反對，臬臬明文加以廢止。若說妾爲國粹應該加以保存，那婢

在較高的職位，政治仍據有廣大的領域，而在較低的職位一種內國政治的了解和認識，對于志在以此爲其事業的婦女，也不爲無益。

現在有許多女法學家佔據着概念中的所謂政治地位——地方助理律師和法官——但是伊們之所以能夠如此，第一是因爲伊們能做善良的法學家，次之便是伊們樂於爲其所屬的黨服務，這些地位才給伊們做酬勞。如果伊們有能力的話，伊們就可以留任，晉級；不過伊們的黨一旦失去了政權，伊們也就跟着走了，而伊們的政治事業，至少是暫時的告終了。雖然，假使伊們回返法界重操故業的時候，伊們的政治經驗，必然發生偉大的作用。退職之下，伊們也許被邀參加重要的商業，或由伊們的朋友介紹以他種職業。其中有一點是確切不移的，就是此婦時女不特可以做一個法學家，任何職業界，也還是可以進入的。縱使萬不得已而伊們無事可做時，那麼，去參加那可憐的找事群，仍然是可以的。這班人目前大部分爲男子，他們站立在有勢力的黨領袖的辦公外室中，請求生活的接濟，有時甚至單單請求麵包和白塔。

除了上述的事情之外，還有其他多種的任命職或選舉職。聯邦政府中有幾種任命的職司，大抵得由婦女担任；伊們可以充各種委員會的委員，部或局的長或次長。在州政府或市政府內，情形也是這樣。漸漸的婦女就可以活動州或國家立法機關的選舉，州衆議員，州參議員，國會議員。在市內，活動市長，主席，或助理市長。沒有理由可以說任何有才智有訓練的婦女爲什麼不該充任這種種職位。不過就我個人的見地，以爲無論男女，不應以它們爲永久的事業。做一個州衆議員，可以幫助他所担任的任何工作，但是這祇是分去了一個人一部分的時間，這萬萬不該成爲生計的唯一泉源，而且若果

豈不也是國粹？娼爲歐美文明國家所通行，那舞豈不也是文明的產物？

▼封侯首須睦鄰

天津市長蕭振瀛近爲他的封翁及太夫人做六秩大壽，到賀客三千餘，擺酒幾百桌，歆歟盛哉！語云：「但求大爺歡喜，做個人家也容易，」而今是成爲「但求「友邦」歡喜，封個侯爵也容易」了。

▼春遊救國

四月十日大公報杭州電訊：「近日杭市遊客如鯽，九日夜精武體育會來百人，友聲五百人，各旅館于一週前均已定滿，後至者均無住處。」又謂：「宋子文六時半由滬乘汽車抵杭，寓湯公別業；……吳鐵城九日夜十一時半由滬杭車抵杭，寓大華飯店。」「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救國人同此心，遊春亦其一法乎？

可能，實際生活的泉源，最好毫不和政府相關。

我個人，相信凡欲以政治爲事業的有用的公僕，經濟上必須獨立，或者，至少，任何時都有獨立的可能，使他或伊在因爲忠於某種理想而有退休之必要的時候，覺得很自由的從爲公的生活上退休下來。一個人即使經濟獨立了，他還有一件事情應該注意。做公務人員往往連帶着若干重要和權威的意識，使人留戀，大有難於將其放棄而樂就那些似乎比做官渺小的事情之概。我曾經目覩不少的靑年，因爲他們的政治事業暫時被打斷的緣故，荒廢他們的一生。他們好像全不覺悟整個人生的成功，每使一個人在政治上獲得成功和有用。充任公務員是有用處的；如果一個人幹得好，這確能增進他的機會，不管他在外面所要做的是什麼；不過，在另一方面，一個人在政治圈外的社會上的成功，却常能把他造成一個更好更合式的公僕。做公務員，要絕不存自私的目的，並且還須能隨時跨出圈外；不然，一個人就成了事業的奴隸，而不是事業的主宰了。

無論那一種公僕，男的或是女的，其要件不外乎忠實、果敢、謙讓——不是狄理阿希伯式的，而是林肯式的（譯者按：狄理阿希伯是一個油滑的僞君子，有說不出的謊處，他誑騙他的上峯威克菲特，但却被密考勃所責斥——見狄更斯古史鈎奇錄。）——以及對於人類品性的認識與了解。慈善、同情、和對于別的人羣的眞切關懷，乃是後兩種要件的不二法門，你在政治上愈是走得遠、——如果你是屬於能成功的一類——你的對于各種人羣的認識，就愈加深切和廣大。同任何其他事業一樣，這種事業也需要勤勉、堅忍、和從頭做起的精神。從事這種事業的，並無一定的時間；一個循良心的公僕，也許在他的辦公時間之外，還要在

▼升官之道

今年爲蔣委員長五十大壽，上海首先發起購機獻祝後，不旋踵而萬方響應，蘇、浙、閩、贛、湘、鄂、川、汴，都也推定購機，你一架，我兩架，你五架，我十架……。升官之道有如是哉！恐苦的小民看的瘋了。

▼閑來且請叉麻將

『物極必反，否極泰來，』記得去年汪精衛院長在任的時候，幾十位老爺們曾經爲叉叉麻將而嘗鐵窗風味，打破金鑲邊飯碗。現在呢，據說不要緊了。四月十日上海申報揭載司法部解釋賭博罪疑義說：『一、在自己住宅或家屋內賭博財物，非公共場所或公衆得出入之場所，不成立刑法二六六條之罪。二、以營利爲目的，將自己居屋家宅抽頭供賭者，其家主戶主如有犯意聯絡，自應共負刑責。至其在場與賭之人，旣非在公共或公衆得出入之場所，卽不成立犯罪。』

國家事，不用管帳，閑來且請叉麻將！

外面做多時候的工作;也許在可以下一個定論之前,還有多少到整個知識的新園地去蒐集材料的工作要做。在別一方面,公務人員却有很長的假期;假使你在政治之外,沒有經營別的事情,那你一年中就會有兩三個整月的功夫可以旅行、回家、或者偶爾研究你所認爲需要知道而在紛忙的日常工作中無暇一顧的什麽問題。一個州衆議員或州參議員原則上一年中祇要到四五個月就行;在有些州內,不過每兩年一輪,而每週又不過辦四五日的公;不過他的會議和外面的工作,常使他很少閑暇。每屆會議,總有無數的議案,而他對於自己所介紹的議案,是要負責的。這種議案,有的交給他時還不過是一種草擬的形式,有的簡直要從他擬具。議案編擬處要把這些議案整理成適當的樣式,庶幾議案的格式,不致發生技術上的錯誤。他在家鄉的成功,全看他的能否把這種議案預備妥貼,而他從其他議案中所得來的知識,且能使他做一個更有貢獻的立法者,整個的說起來,他對于國家,也就是更有貢獻。

國會議員有一種長長短短的會期,視他們到會的月數而定,而參議員又因討論事件的繁簡爲轉移。高級法院的推事,僅在上述的時間內辦公,而低級法院的推事,就在上述的時間中,也還有相當的假日,不過他們的責任和必要的蒐集工作却很大,他們離庭後,這些工作,就隨其同進私人的圖書室裏去了。次一等的職司,如委員會中的委員,部或局的長官或副手,代理人等(如稅務委員會,及勞工部等。)則比較商界要閑得多,不過他們的報酬也比較的微薄了。薪俸從每年一千二百元美金起,其實連紐約州的州長,也還只有二萬五千元美金一年,總統也只有七萬五千元美金一年,以同一的能力和工作,放在任何其他的職業界裏去,這樣的報酬,顯然是低了。

有兩件事情你必須下個決心:就是或者你的才能出衆,你想將來取得某種高位的聲望和權威,因而情願從事低級的學習工作(這裏便是整個做公務員問題的關鍵:如果你不過爲你個人自私的成功而想拾頭,你很可以這麽幹,不過歷史在一切可能中將不把你紀錄在那有功國家的人中。)或者,在另一方面,你能挺身而起服務國家和人類。這樣,我們才能獲得這難能可貴的事,一個偉大的人物。

因爲勢所必然的緣故,我對于男子方面一般之點已經講得很多。這是因爲婦女現在還只有剛在步入這個場所。我們有兩個女州長,若干女國會議員,州議會,州政府,市政府內,也有若干婦女。多數人都善自處置,只有少數人是失敗了,不是由於能力的欠缺,而是由于前述對政治事業所必需的品格質素的欠缺。不過伊們却全驗證了我那個切不可拿政治

作爲唯一事業的觀點。這班人也許不能重被錄用，或者選爲公務員。伊們必須有其他可以從事的職和業；否則人生就會失去其效樂而墮落到一種爲保持或謀取政治職位的掙紮與傾扎，而這種掙紮與傾扎成了必需的時候，婦女就不再是一個有用的公僕了。經驗和知識無論對於那一種職業，都是偉大的資產，但是沒有東西能補償一個人僅僅爲了一生不能找到其他的職業或感興趣的事情而起保持其官職的如火如荼的慾望所致的外界壓迫的損失。

男女一樣，都該抱一種願做當內無俸職的學習工作的志願；而婦女尤其需要處處從底層做起，因爲伊們需要本身建立一種自信，這種自信，祇有用那種蓋在政治組織的每一梯階上的知識來造成。假若你要投身政治，就從選舉場中的工作做起，設法認識你本地方的人，做一個地方的領袖，然後往上走，選舉場的工作是一種無報酬的工作，但是從人間和小規模政治遊戲中所採取的知識，對於未來一切的職司，却是一種助力。做競選工作去，設法知道你爲什麼想你們的黨應該勝利以及你爲什麼信仰你們的候選人，還有，如果你自覺勝任的話，最好自告奮勇的到外面去演講去。如果你不能演講，就在無論那一個委員會裏做做雜務工作，使你自己得用才行。就是一次競選中，你也能獲得許多的知識。

假使你能在那一個公民組織裏做一個有俸書記，如婦女選舉人同盟或城市會社，這就能幫助你，特別是你必須出席立法機關開會的場合。爲你自己方面的議案而運動贊助時，你須會見那些立法者，設法知道你所關切的事情怎樣進行最好，此外還須探求有什麼別的勢力在影響立法沒有，以及爲什麼緣故，影響到什麼程度；這一切有價值於政治人物的知識條款，意思便是運動贊助議案的認識與了解，所謂運動贊助議案，不外乎是一種謀影響立法的嘗試。這樣，你也許會覺得凡百公民，做一個類乎政治人物的滋味是不差的，即使他們從來不任官職，而這確屬一有價值的功課，不管你的政治生涯是多長或多短。

婦女要獲得政治上的職位，困難自然比男子爲多，不過伊們之有參政權，還沒有多少年數，這個基礎是要逐漸穩定的。如同在商業和其他職業界一般，政治上有驚人的事業可做，可以獲極大的滿意；大才能儘可前往爲婦女開闢新園地，不過無論那一個從政的婦女，長期或短期做政治工作的人，應該記住和負有雙重的責任；伊不特負有一般的好自爲之以自足的責任，並且還肩着樹立模範使未來婦女有所適從和發展的使命。如果伊失敗了，伊就不留在若干限度內堵塞了那條正在開放給伊的姊妹們的新路，要知伊不是單獨爲個己而工作，而是要打破另一重障礙，創造一個教婦女可以對個人有裨益對世界有貢獻地工作的新天地。

上海

唯一薄利大商場

新新公司

南京路中　電話九四一一五•六•七•八

純粹華人資本　自建偉大商場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樓下

罐頭伙食　兒童玩品　化粧香品　男女手套　燒青錦器
糖菓點心　燒味野味　名廠香皂　西裝用品
中西美酒　金華火腿　綿毛內衣　草帽呢帽
雪茄香煙　學生用品　頭插衣插　冷熱水瓶
文房照相　中西藥品　毛巾手帕　洋傘皮夾
運動器具　參燕銀耳　絲襪毛襪　五金利器

二樓

中西靴鞋　新裝禮服
花色綢緞　洋服大衣
名貴絲絨　婦女用品
衣邊絨線　兒童服裝
時髦服式　新花窗簾
呢絨布疋　毛毯錦被

三樓

床毯檯毯　珠寶首飾　福州漆器　旅行皮篋
北口皮貨　歐美鐘錶　玻璃器具
中西瓷器　電燈電器
象牙銀器　無線電機
精配眼鏡　美術傢俬
中西樂器　銅床鐵床

商場樓下特設

禮券部　精緻禮券　送禮佳品

飲食部　夏令冷飲　各色點心

附設新新大旅館

新新大酒樓　新新理髮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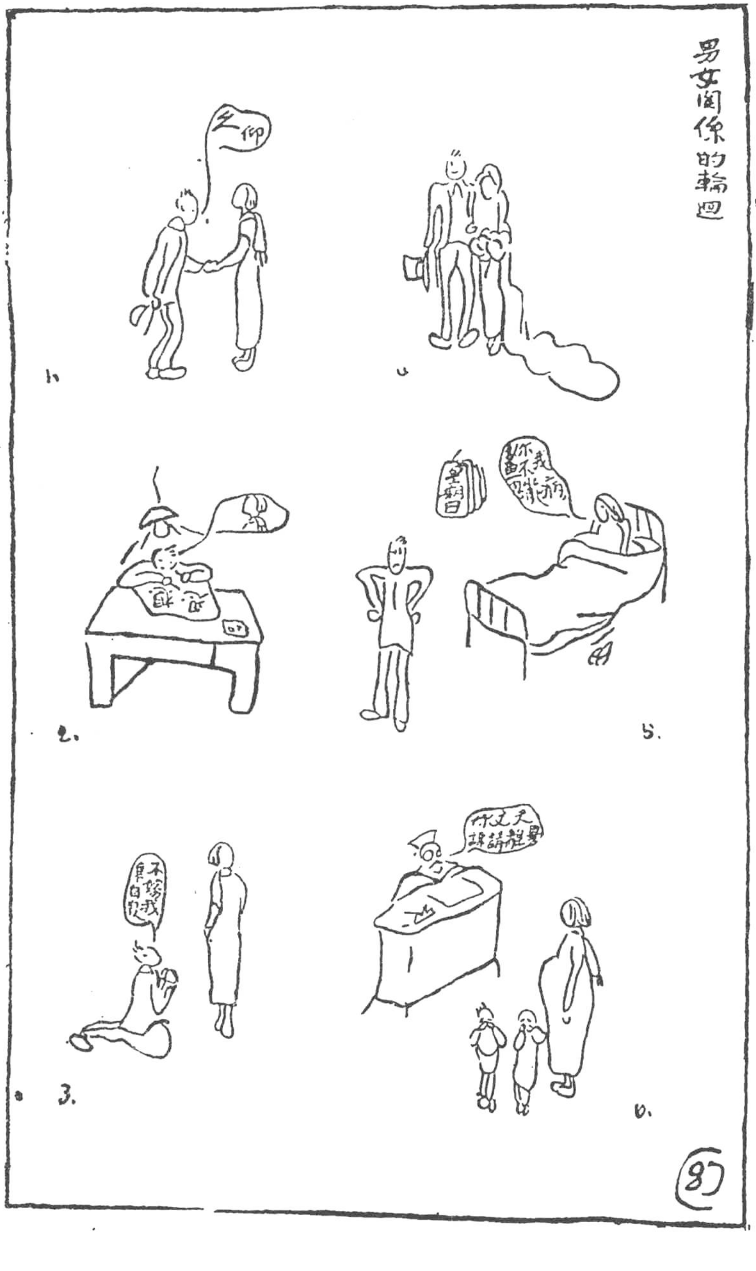
新新游樂場　新新播音電台週波七八〇

電話購貨請撥九〇〇〇八

不論購貨多少　不論路途遠近　立刻送到　並不加價　毋須送力

外埠購貨可從郵局函購手續簡便辦法穩妥

「派克」自來墨水筆　款式最多　定價低廉


男女関係的輪迴
久仰
87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畧

Ray Strachey著
閔鈞譯

第一章 家庭的牢獄（1792—1837）

法國大革命——瑪利韋爾斯東闊頓特——早期慈善運動——十九世紀初葉婦女之法律上、社會上、工業上的地位——佛勞倫斯南丁格爾。

爲本書題目的有組織的婦女運動，現在還沒有終了，這在有的地方看來，也許是不宜于把它作爲一個史題的。不過，它已經到達了一個階段，從這個階段上，我們可以得到婦運進程的一個比較確切的統計。並且因爲許多婦運目標業已完成的緣故，運動本身的各方面，也可以歸納到整個婦運觀念下的正當的配景，使人們不再牽爭論的火氣或宣傳的偏見來觀察這一件事情。

要擇定一個婦運眞正開始的日期，是很可能的；不過，無論我們擇定那一個日期，我們決不能叫它同這以前的事情完全隔絕。並像人類社會其它種種的發展一樣，它也是許多原因的結果，它也許是有裨益於人類而兼負探索其原因的使命。但就我們的目標而論，大部分這些引動人的研究的題目，必須擱在一邊。我們萬不能到野蠻民族中或是從古代文化中去考驗婦女的地位；我們必得把中世紀略而不提，眞的，我們還得切忌被拖上什麼婦女地位史一類的道路。全部有記載和差不多大部無記載的歷史上，伊們廣佈的服從和那些稀奇的例外，實在是這世界機構的一部。這也許比現在所估計的更有貢獻於人類進步，也許反而減退人類的進步；但目前我們必須毅然把這種思考拋開。當然，要沒有這服從的存在，宇宙間就無須乎一種婦女運動。不過，這服從已經被容忍了許多年代，而從來不曾有過有效的抗議，從而可知十九世紀眞正的女性叛變的勃發，必有其某種資助的推動力。

此推動力發源于那激成法國大革命的主義和哲學，以及由於產業革命的經濟變化，這一層似乎是很清楚的。婦女叛變，事實上便是這二者的副產，因此什麼事情由躊躇而至顯著，雖然費去半世紀的光陰，而運動開始的眞實時期，卻還

自從這本書出世之後，這問題似乎是在一七九二年。

那年瑪利華爾斯東關賴亦特、(Mary Wollstonecraft) 受「自由、平等、博愛」思潮的激動，寫作了出版了伊那本婦女權利之擁護的巨著。在這本書裏伊創出了女權主義的理想的全範，和平等人權的全部要求當時雖極少受人注意，但它却從此成了婦運的教本。又消沉下去了。英國社會和先前一般地封鎖起來，拒絕那在橫過英國海峽造成空前破壞的學說，拚命使一切事情恰恰仍其舊觀，免得英國憲法英國家庭被它敗壞和摧毀。然而事情終究不能一切都仍舊觀，統治階級雖然盡力抓住他們祖先的習慣傳統和成見，無如他們那個忍心的舊十八世紀時代終於溺之大吉，而十九世紀終於開始了。

在表面上看來事情並沒有兩樣；不過，橫過那斷然毫無改變的社會狀態，那邊流動着慈善運動的探海燈，而其餘光所遺留的，不祗是一個改善人類在社會上和物質上的條件的運動，並且還喚醒了人類的自覺。受這種影響的青年婦女，看到了這世界有許多令人不滿意的地方：伊們眼看老者貧困飢餓，幼童野蠻襤褸，草舍中雨水打屋頂進去。伊們於是又覺到伊們自身不過是一個「女人」，沒有力量做一點子實際利益的事情。婦女運動，便在這樣的啓示下萌芽了。

我們硬要說那位首創禮拜日聖經學校和探望貧民窟一類事情的密司漢那摩爾(Miss Hannah More) 和屈林茂夫人(Mrs. Trimmer)以及別的善良的女士們便是那會使伊們十分震驚的一種運動裏的鼻祖，也許有些奇特；不過事實確是如此，無可諱言。當漢那摩爾同伊的姊妹們開始親自教且遠山中那班野孩子的書的時候，伊們已替婦女們開闢了一塊新的活動的田地。不差，其

婦女消息

▲少女為國捐軀

四月八日華聯社長春電：東北抗日聯軍屬下的人民革命軍第二軍王德泰部，近來在吉林樺甸敦化三道樺嶺一帶，壓挫敵軍，聲勢浩大。軍中有二少女參劃一切，極為能幹。不幸其中之一已於最近該軍和日偽軍在樺甸縣第五區腰甸子地方抗戰時陣亡！可痛！

▲女學生刺日人

三月二十五日路透社哈爾濱通訊說：北滿鐵路公司日籍職員一人，乘火車離齊齊哈爾後，被二女學生以短刀刺傷。二人係姊妹，一年二十二，一年二十。

▲馬丁夫人在滬演講

時伊們教育的抱負，是絕對有限制的。伊們最大的目標，似乎是叫人安分守己，像漢那摩爾說：『我不允許任何替貧民請命的著作！』但是一樣的，事實上伊所教的一切東西，就是最革命的革命資料。在絕不自覺的情形之下，伊已替中等階級的青年婦女指出了一個新的天地，而後者對於伊們自身狹窄和無聊的生活的反叛之踵至，便屬意中之事了。伊們一朝開始向會客室外瞭望、目擊他人不得不應付困難的現實，其中有智慧有毅力的（這種人比一般人所推想的多的許多）便自認應該負起反叛伊們自身裝飾品似的無聊的責任。有一個短時期內，慈善與家務曾經把伊們安頓得很常靜；但這光景，為時並不久長。遠在有組織的運動來鼓勵伊們以前，這班女青年中已經有不少擺脫了傳統的人生，在現實世界裏做伊們自己的人。

這班先導們的小史雖然值得記述而動人，但我們要在這裏敘述，事實上總是不可能的。健奧斯坦（Jane Austen）、瑪利培雷（Mary Barry）、汎納褒爾耐（Fanny Burney）、開羅林成兄（Caroline Chisholm）、瑪利亞埃奇華士（Maria Edgeworth）、伊利沙伯拂拉埃（Elizabeth Fry）、健馬稅特（Jane Marcet）、海里埃特馬鐵諾（Harriet Martineau）、瑪利薩茂維爾（Mary Somerville）——不過指其中比較著名的而言——都是婦運真正的前驅，伊們各人在其不同的領域內，直接貢獻於婦運的到來。不過因為伊們的工作成收遠在婦運實際開始之前，所以就不在本書範圍之內了。不差，伊們中有的遠在婦運開始後還活着，伊們自然而然地給它以全力的贊助。伊們大多數人在什麼組織都沒有雛形以前，早就發現了這種思想，贊成這種思想；還有，看伊們彼此往來的信扎間所流露的那種聲應氣求情

英國提倡節育專家馬丁夫人，於四月五日到滬後，應上海節育會的邀請，七日在上海女青年會演講『人口問題與節制生育』，十一日又應中華婦女大同盟的邀請在銀行俱樂部演講『婦女參政問題。』

▲瑙威公職開放女禁

瑙威衆議院四月一日以六十四票對三十八票通過法案一件，規定政府一切公職，婦女都得充任。

▲法女提象徵候選資格

四月十一日哈瓦斯社巴黎電：巴黎現有威斯夫人與費那夫人，因法衆議院改選期近，在第五區提出象徵的候選資格，以表示婦女要求選舉權的志願。據威斯夫人表示，此次提出候選資格，純為象徵的，既無政治意味，亦不與任何男性候選人相角逐。

投意合的態度，也是最有意思的。伊們互相投尋結果，常然彼此認識了。伊們雖各有各的前程，各有各的所好，可是在敢於喊出『女權』兩個字，和秦然地贊成『意志堅強』這種嚇人的言性形容詞這一點上，卻是一模一樣的。

可惜其時婦女先導者沒有多少人，而伊們所生存的時代，仍舊在接受一種極端不同的理想。那時婦女在法律上，是處於極不利的地位，而自古所加於伊們的種種痛苦的『無能力』，至此還是毫無更動。

在一般婦女看來，這種情形，並沒有什麼痛苦。伊們從不考慮其自身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毫不管伊們的『權利。』伊們以為人生原來就是苦與樂的混體，它的比例，非法律所能制治。各人祗是在各自的宇宙內安排，環境好的，或是生成聰明的、美麗的、喜樂的人，也就快快樂樂的過了一生。但是，伊們的順境是建築在不穩固的基礎上的，下面原潛伏着嚴重的危機。一旦伊們的父親或丈夫交上否運，其全部生活，便在本身毫無過失中動搖結束了。原因是婦女不過是男子的附屬物，伊們自身，毫無實際地位之可言。

雖然像拔辣克斯東(Blackstone)（註一）說的：『大部份婦女無能力的規定，是保護婦女，為婦女的福利，婦女在英國法律前真是一個嬌兒呢。』然而事實不然，種種法律和習慣，徒坐伊們於嚴酷的不利。拔辣克斯東又說：『由於結婚，婦女本身或法律上的身分，是被暫時廢止了，至少是併合於其丈夫的身分；伊就在他的羽翼下、保護下、庇蔭下從事一切活動。所以伊在我國法律上，叫做『受庇的女人。』這明白些說，便是一個妻子的財產、所得（註二）、自由（註三）、甚而至於意志（註四）、完全屬於伊的丈夫，伊所生育的子女（註五），也是如此。這一種併合和團結，是十足的，所謂『我妻與我為一體，而我就是他。』一八五七年以前婦女既沒有獲得離婚的權利（註六）、那麼，除了死亡之外，自然沒有其它逃避的方法了。

一個資深的法官說過（註七）：『要是一個女人的胃真這麼頑強，伊情願餓死而不願屈服於其丈夫，同他和好，伊儘可有這選擇權；要是一個已嫁女子自己沒有能力生活，想反抗伊丈夫同他脫離，讓伊受他施過活去，或者奉上帝之名餓死。』

這一切，當真都是婦女在十九世紀前葉的地位的鐵一般的事實。那時的輿論，完全贊助它。大家公認無論在智力上、身體上、道德上，男子皆優於女子，乃是一種不言而喻的自然法則。因此，教育麼，白浪費在伊們身上的；責任麼，只會把伊們壓倒；工作麼，怕伊們會弄出病來。伊們非受庇蔭不可，非受保護不可，非縱容放施不可……這一類學說，便如此這般地

流行着。伊們是某某人的妻母姊妹，這便是伊們的描寫，和伊們生存的實在辯證；從而，伊們所應加培養的，也就不外乎那些有用於這等等資格的道德與知識了。那男子所要求於婦女的，原來各各不同；有的只要伊會做菜，恐猛的善良，就知足了；有的希望得到聰敏的伴侶和無限的同情；但是在這一層上，誰都是聯在一起的，即雄心、立業、和自立，全是非女性的特質，而順從、謙卑、和不自私，才是婦女眞正需要的美德。生而受這種陶冶的女人，漸漸習慣於此，心繫於此了。伊們躲在這種陶冶所賦與的不負責之下，抱住那形似保護伊們的「鏈條」；但等到了伊們自己的手裏，伊們又照樣拿那「好好」老法子教養伊們的女兒，而一切也就歸於順利無恙。中上階級的婦女，大都沒落在安閑舒適的慵惰裏；男子看不起伊們，婦女却不以爲意。

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會產生一個極不穩的結果，這結果，便是過剩婦女的存在。一個少女只能在伊父親的有生之日做某人的女兒；過了那個時期，要是伊還得不到做某人的太太的話，伊就要漂泊無所歸了。既沒有金錢，又沒有自食其力的本領時，伊就得降而爲其男性親戚的投靠者；而做人家的未出嫁的姊妹或在室姨姑的地位，都是不大可意的吧。健與斯坦說過：(註八)「一個收入微薄的獨身女子，終究要做可笑的老處女，成爲童子們的玩意；但是一個有錢的獨身女子，却往往受人尊敬，而且也許是和任何人一般的明達可親。」因爲繼承法的規定，獨身女子的財產，差不多都是不豐的，伊的一生，總在最少限度支出的打算中過去。在十九世紀上葉的一切文學裏面，老處女的悽慘角色，總是被引爲喜劇和諷刺中的「適當玩意。」然則實際情形的悲痛，于此可見，那社會如果能夠不偏不倚的一加觀察，則婦女「嬌兒」地位之空洞，也就不難領悟了。

在勞動領域中，情形就不同了，不過「婦女不如男子」這一個信念，也是一樣的堅樹着。婦女雖然像男子一般或者比男子更不斷地勞苦工作，但伊們所得到的報酬，總是少於男子。伊們假若出去做工，工資低的可憐，伊們假若不出去做工，那麼連什麼工資也沒有了。通常都是這樣的，要是一個男子不滿意他妻子替他做事的方法，或不滿意伊行爲的其它方面，他就有用鞭子撻伊的全權，只要那條鞭子不粗於他的姆指。這是不足爲奇的，它已被組入在宇宙的機構，要把它變換，那才是可笑，才是瀆神哩。像路德(Luther)說：「女人假使因爲生育孩子而疲勞了，或者竟然死了，那有什麼要緊；讓伊死好了，伊本來就是幹這一套的。」

這便是一個少女來統治伊們的時代一般人的思想和國內女姓民衆的一般狀態。托上帝的恩慈，大不列顛和愛爾

閣的女王維多利亞，終于在一八三七年接了王位，早期維多利亞時代便上場了。那年這位青年女王還只有十八歲，而大多數給婦運奠基礎的，都是伊的同時代人。有的比伊大幾歲，如海里埃特馬鐵諾是三十五，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和伊利沙伯排雷特(Elizabeth Barrett)是三十一，瑪利卡潘特（Mary Carpent）和開羅林諾脊（Caroline Norton)是三十歲；別的正當伊的年齒，如夏辣特勃龍堆（Charlotte Bronte)是二十一，瑪利安伊文思(Marian Evans)即(George Eliot)是十八歲，露意洒吐文您（Louisa Twinning）、安夜克洛甫(Anne Jammica Clough)、佛勞倫司南丁格閣(Florence Nightingale)是十七歲。此外還有些年幼的命該有用於世，如法蘭雖斯酷勃(Frances Power Cobbe)還只有十五歲；排培拉斯密士（Barbara Leigh Smith）和法蘭雖斯拔斯（Frances Mary Buss）只有十歲；約瑟芬格雷（Josephine Gry）只有九歲；愛未雷代維思(Emily Davies)只有七歲，還有那小伊利沙伯該累特(Elizabeth Garret)，只不過一歲。

維多利亞的少女時代，是一件特殊的事情，不很足以表徵伊的時代。當伊被請下樓來聽那做王的消息的時候，伊是獨自下來的；但伊得以不受人攙扶而下樓，這還是生來第一遭。像伊同時代人那般拘束，受人監護，若說人人都是這種情形，那就不像了。不過伊們一生，都遇到生而爲女子的不幸。伊們除了求伊們的經驗和反感來描摹給伊們聽以外，就沒有其他較好的方法可以使伊們未來的叛變的理由明白了。（未完）

（註一）一七六五年威廉拔辣克斯東爵士著英國法律評註。

（註二）財產與收入，參閱一八九六年倭首臘克淡姆(Arthur Cleveland Rackham)著英國婦女在法律上之地位。

（註三）自由：一八九一年以前，男子有幽禁妻在家中的當然權利（見爵克生（Jackson）訴克力西羅（Clitheroe）案。）

（註四）意志：除暗殺罪或重大叛逆罪外，婦女當夫面所犯的罪名，法律上推定其爲被逼犯罪，故無罪。此種推定直至一九二五年始取消。

（註五）子女：母在一八三九年以前，絕無監護子女之權。見第二章。

（註六）離婚見第四章。由院令離婚，不過是理論上的話，事實上妻方得到這種離婚的實例，祇有兩件。

（註七）在理斯二世時代哈德推事(Hide）在漫倍(Manby)訴司高特(Scot)案中所說。

（註八）見健與司担著愛瑪，一八一六年出版。



實生活

當我在最高學府的東南

江一萍

對於過去的事，我是向來不很重視的，我不留戀昨天的一切；但是在大學裏的幾年光陰有些例外，似乎是頗夠叫我懷念似的。

我居然能夠跨進那巍峨偉大的東南最高學府，而且竟然能在大學裏住上好多年。有時我自己簡直會懷疑起來。

記得那年我在一個鄉村暑期小學校裏教音樂和圖畫，裏面有五位同事，他們全是些大學裏的肄業生，校長方先生，他是S大學的一年級生，他很熱心，因為看看鄉下的農家子弟都貧困得不能上學，所以就利用暑期的閑暇，在自己的家廟裏開辦了一個補習學校。教員是完全義務的，伙食茶水是由方夫人自己親手做的，此外學生的書籍紙筆一切開銷，是由各位教員們公攤的。可是我是例外：我只教課，不負經濟責任。就在這時，我們在教課之下互談起來。他們問我為什麼不去考大學，現在有些大學是招收女學生了的。我說我是很想再讀書；但是中學時候借人的錢還沒還清，而且家中也有需要我幫忙的必要，再次怕我的程度也考不上大學。他們一致反對說，我的幾個理由並不充足，他們說，青年做事應當勇往直前，只要有志去做，不論什麼事，終可達到目的。于是我的心就高跳起來，計劃起來了。

感謝我的父親，他看見我要動身了，他只咬住了下脣，仰首望着門外的一顆銀杏樹，並不阻止我的決心。感謝我的母親，揩起布裙抹了把眼淚，叮嚀着：「路上當心，網籃底裏媽有二百銅板，放着給你作零用。」輪船飄在浩浩的大海波濤上，我的心是和波濤一般地洶湧澎湃。

第二天到了目的地，寄住在一家親戚人家，我把來意說明之後，那位親戚立刻把眉毛皺緊了。「唔，唔！」這是他給我的惟一的回答。下午方先生來看我，他說我現在親眷人家這樣，飯錢房錢是不成問題了，書籍可以借用，學費雜費運動費等，一共五十八元半，明天是最後的繳費日期，頂好先向人一借，等到找到了工作，就可以按期拔還。他走了之後，我就大大的發愁了，呆呆地對他借給我的兩本書出神。顯然，方先生還不曾代我找到工作的；怎麼辦呢？我真後悔，不應該出來冒這個險，我不應該辭去那每月有十多元進

益的職業！忽然背後有人叫我，原來方先生又來了。他說回到學校裏，收到一封信，就是我的工作有了着落。我眞是喜出望外。第二天就向親戚借了六十元，言明分作四個月撥還，忽忽地就去繳學費。我的大學生涯，就此開始了。

男同學是成千成百的多，但是女同學只有六位。伊們都是富貴人家的小姐，長得很美秀，舉止很幽嫺，但穿着得並不華麗。女學生全坐在第一排，因此教授們問話起來，總是先從女生問起。記得我第一次上第一課，是英文，而且是第一個被叫起來答話。因爲英文程度太不行，再加坐在五六十個男同學之前，我眞不知怎麼辦纔好。教授說些什麼，我完全沒有聽到，心狂跳得好比打鼓，直等到教授說出「請坐下」三個字，我才甦醒過來。接着，女同學中有兩位，也有和我差不多的情形。課後我們這三個就在課堂的角裏輕聲嘰咕起來。大家都說當站立起來的時候，眼睛發花，耳朵變聾了，眞是奇怪得很。經了這番談話，我們大家立刻親切起來，後來就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集團。

學校的校舍並不算小，但是對於女學生一點設備也沒有。我們全是些通學生，但並無女生自修室，我們只是入校上課，課後回家，等到有課再來。圖書館、閱報室、休息室、校園、草地等等，全是男同學的殖民地，原因是多數女同學程度差得太遠了，功課尙怕管不牢，尤其是我第一學期上課，就好比聾子聽京戲，雖則一排二敬地聽着教授的話，我却只能聆略到十分之一强，所以等到學期考試，四門功課中，倒有兩門不曾及格。

第二學期我從親戚家裏搬出來，住在一位很享大名的文學家的晒台上。爲了節省費用起見，我就自己燒飯。照例早晨不吃東西，這樣就可以節省些功夫。我的廢止早飯，是從這時開頭的。晒台上四面無人，我大聲唸着英文，唸得口乾舌苦了，就來默寫生字。如果九時有課，我就在八點三刻出門，因爲從宿舍到學校，要走十多分鐘的道路。十二點鐘回來，順便買一些小菜和米，多時候總是二升一買，因爲其時我的書袋只能裝得下二升光景，上面還得留着一點空地放小菜。小菜大約是南貨店的羅蔔乾大頭菜一類的東西，因爲可以免去洗滌和油鹽的麻煩。

下午散學以後，我去教書了。我的學生是一老一小：小的是十二歲的孩子，他當時在工部局學堂讀書，我給他補算學和國文；老的是他的父親，大約五十多歲的樣子，留着仁丹鬍子。他（老子）是一位經濟家，每月十塊錢的束修，每天只教兩個鐘頭，大約怕太便宜了先生，所以他自己也要拜我做老師，補習英文。一本共和教科書第一冊，足足教了半年，他老先生一點沒有進步，他甚至把二十六個字母還讀得顚來倒去，A C D B，他永遠如此讀着，不肯改正。

教書的地點太遠了些，所以回到寓中，總是晚上九點左右了。於是我就忙着燒飯，燒得不多不少，大約夠二頓的樣子，就是今天的夜飯和明天的中飯。這時候，我的功課好得多了。學期試驗，五種學科，完全及格。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交運了，因爲我那位老學生他要去京做官，把我辭退，同時他把我轉介紹到他的一位有錢的親戚家裏去當教員。月薪是二十元，每日只教一小時，每逢禮拜六以及禮拜日，還可以休息。同時有一位同級的男同學，忽然來問我們女同學中有沒有人肯在晚上去當一位二十塊錢一月的公館教員。伊們大家都推說沒有功夫，於是這個位置也被我接受下來。學生是一男一女，——這位女學生後來成爲我的知己朋友，——直到現在，——四十元一月的進益。我簡直日夜在做笑了！我生活得十分科學化，早上五點鐘起身，看讀功課，讀了二小時左右，大房間的女同學起來了，王媽捧上臉水來，大家洗面，有時候李高興起來，一定要拖我到公園去，於是我們就帶了書本一同跑去。伊看看我一路走一路似乎唸唸有詞，伊就生起氣來，說一聲（Silly）飛也似的跑開了。我呢，就坐在樹蔭下，看些參考書，因爲二年級的同學很多，圖書館裏的二三本是不夠大家分配的，所以我大半是在晚上借出來看的。八點左右，—李散完步回來，又是一聲（Silly）坐到我的身邊石上來，於是我們就回到學校裏去上課。

女同學的態度是大大的進展了，我們不再如像先前一般拘束小膽。我們商量向學校當局提出抗議，要求和男同學享平等的待遇。從此之後，在校裏就有女生自修室，在校外就有女生寄宿舍，而閱報室裏也就有女生在看報了，圖書館裏有女生在做扎記了，草地上有女生在散步了，操場上有女生在擲籃球了。“Ladies first”，男同學們常常這樣說我們，意思是說我們是百有分了，最大的原因，是女生的程度一天比一天的高了，老實不客氣，我們十多位女同學中，有的竟超出全級之上，什麼數分，都是A的階級了。教授們也刮目相看起來，背後讚歎地說，某女士某小姐，是的的確確抱着極大的雄心，成績眞不差。

男同學的態度也改變了；先前他們對於女生是用驚異、疑惑、好奇的眼光來看的，現在是活潑得多了。有的是討好的，這一派服裝漂亮，舉動文雅，看見女同學，終是打躬作揖，尤其是在沒有別的男同學在旁的時候。每次開會或者聽名人演講，人太多了，座位不夠，這一派男同學就會在後面雙手捧了椅子，蹺着脚尖，送到前面來恭請女同學坐下。有些是非凡奇怪的，他們很討厭女同學，但是同時卻是十分注意我們的行動，他們看起報來，把報子豎起遮沒面孔，似乎不願看見女人，

但是一對烏溜溜的眼光，就在報紙邊角裏露出來，倘一不小心，眞是會叫人害怕的。有時候我們在圖書館裏本來是十分靜的，忽然一位男同學踏着沉重的步履走進來，他大聲地咳嗽着，砰的把一本洋裝書拋擲在棹子上，再礙的把椅子拖開，然後用兩手抱住了頭，唧唧地唸起書來。我們回到宿舍裏，就起了疑問，不明白這些男同學是什麼意思，叫人家心驚肉跳的受罪。李和吳都叫這些爲「爸爸派，」李說：因爲他們已經做了爸爸了，所以無須再叨女學生的喜歡，因此任性作惡了。吳的意思，以爲這些小老頭兒依老賣老，所以把我們年青的同學不放在眼裏，有意欺侮。

但是女同學是很寬懷的。我們下了課，多喜歡躲在自己的宿舍裏去用功，只有在上課中間空一二小的時候，才到自修室裏去看書。每逢禮拜六下午，大家都收拾回家去，有汽車包車來接伊們，三四間房子裏面，只留下我和娘姨兩個人。娘姨是住在樓下的，伊難得無事上樓來。我坐下來讀一些功課，然後做報告論文，因爲這是一星期內最幽靜的機會，到了五點鐘，我便出外去教書，晚上回來，又是我一個人，因爲娘姨辛苦了六天，早睡了。

四面肅靜，漆黑的幾間房內，僅僅我的一盞淡藍色電燈。我看一回書，伸一個懶腰，休息幾分鐘，就草草寫成好些書信。其中總有一封是寄給母親的，有時候還封進幾張一元的鈔票。夜深了，電燈變得格外的光明，把棹子上長城似的金字洋裝書，殷紅的、深綠的、天藍的、古銅的，照得光輝燦爛。牠們好像一齊在對我點頭微笑，於是我也驕傲地笑了，想想自進大學以來，從不曾有過這樣的奢華，把所選讀的各種課本自己備齊。現在不但課本全都買齊，而且竟然接連買了二本參考書和一本大學英文字典，使我可以隨便把心得或綱要，寫註在每一本書上。

然而好景不常，在第三學年開始之後，我的學生却都上了學，而我就此失業了。我是不能一天失業的，於是我便用盡全副精神去找事，終於給找到一個小學校教員的職業，言明每日上午半天在校辦公，月薪十八元，並且由校供給中飯；但是問題來了，因爲大學三年級有好多必修科是完全在上午授課，怎麼能爲我一個學生而改動教授們的計劃呢？我幾次三翻的和教務長商量，還是絲毫沒有結果。但是小學校裏不能一小時沒有級任先生，我既應聘，不得不去。我的身在幾十個小朋友的面前，我的心却在焦慮着大學裏的功課。小朋友們跳着笑，拖了鼻涕來唱歌給我聽，我也只好勉強裝做高興。後來，我的憂慮，終於給朱校長看出來了。我只好據實直說。伊聽了，並不說一句話，只是默默地望着我。第二天我去上課，伊要我到伊房中去談話。「這一定伊不要我了，」我的心突然驚懼起來。

「我看你還是擔任音樂和圖畫課吧。我好把你的鐘點排在你大學裏沒有課的時間，」伊很簡單地對我說。我當然感謝伊的厚惠。從此我又得照常安心於功課，不過經我問題，依從不能解決。書籍是照常的去借一點，或者就讀圖書館裏的，有時候一些名貴的教本，或者新出版的書籍，既無從借用，圖書館也不備，此時只能憑了教授在教室中的講義筆記，或者參考圖書館所備的類似的旁的同性質而不同著作人的書本了。最可愛的，是有幾位教授三五天來一本新書，他會隨便說『好，今天從第一頁到二百五十頁。明天如果我不來上課，你們就把牠統統看完，做一個報告。』這眞使我叫苦連天。大攷時候，我總以為七種科目要有六種不及格了，可是，出人意外的，我的成績還是和過去差不多。

三年級下半年內，是我最最緊忙的時期了。在校內除了八門科目之外，我參加了各種研究會、演講會、英文中文文學會，並且被舉為學生會的職員。在校外我擔任一家公司的僱員，每日有二三小時的辦公時間，參加了青年會的唱詩班，音樂會的昆曲班，補習法文夜課，並且義務地教一位青年人的英文。我把時間儘量地分配着，絕對的遵守着——上午五點起來到七點，閱讀昨天所受的一切功課；七點半到八點，預備今天所要上的大意疑問等，八點以後是聽講，下午一時到四時如果沒有課，那就完全在圖書館中過去。我所看的不全限于所讀的功課，對於功課已經學得取巧的辦法了，從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只要把教室裏教授所說的一字一句統統抄上筆記簿，那末大攷的不及格，是不至于的，我甚而至于猜得出某教授的小攷和大攷的題目是些什麼了。這時因為我在外邊做事，覺到所學的東西不一定將來統統有用，所以自己估量一番之後，就定了個目標，努力地向這方面的書本去進攻，同時雜誌報紙也是在閱讀之列。

四點鐘一打，我立刻出校門去了，有時候紅紅的夕陽照映在綠綠的草地上，有女同學們飄着輕紗衫子小鳥似的在網球場上飛來飛去，一把抓住，不許我走。我是多麼願意滾在芳香的槐蔭下，假睡一回呢！但是我的脚已帶了我走進囚籠似的升降梯中了，從高大的洋房出來後，又跑到狹小齷臭的弄堂，這樣就有一位蓬頭瘦面的孩子，在五支燈光下等待。我只能慌亂地教他一些英文，有時候也教一些代數。『我的夜工時間快到，姊姊，』孩子疲倦而慘淡的說着不見了。我沒有功夫想到他，我又走到別的目的地去了。這是各大學學生組織成的音樂會，其中共分中西音樂八九組，我們學昆曲的人，一共二十多個，學費五元，一次付清。第一課是一位名教師授的，他的面孔有一些像老和尚，黑衣黑帽，面瘦而眼凹，他唱起來，

好比峨眉山上的白鶴淳汎汎的荷音音的，唱些什麼，我已忘記了，好像開頭一句是『莎囘嗒……。』照例，星期一、五，是上課時間，但是先生從此不見了。我們學生還是按時而去，誰情願出五塊錢買一句昆曲呢？至于我，更加痛心，我不買一本書，而去學昆曲，現在想起來，眞是胡鬧。唱詩就不同了，並不收費，而蘇小姐終是準時而來，鋼琴叮噹，珠喉婉嚦。

八點半到九點，我去讀法文，小小的一個課堂中，男女老幼都有，而且還有異國的同胞。雖則話語不通，而貌不同，但是點點頭，微微笑笑，也就夠表示人類間有的是同情，而世界大同，也終有一日可以達到目的的。

回到宿舍，女同學們多半睡下了，只有趙伊愛在夜間用功，還在沙沙地寫作。我把小房間的門輕輕關上，打開紙包，拿出一個尖尖梭子粽包，倒了一盃開水，一邊細細咬着，喝着，一邊把日間在圖書館里抄下的筆記重新瀏覽。有時候忽然在書本中發現一封妃紅色的情書，我就說了下去，讀到 Love in heart, kiss in dark 的時候，我就好笑起來。筆記是每天有那末厚的一叠，我把關於自修的智識，各項釘放一起，關於學校所授的東西，又分開來裝釘，然後抄寫論文和報告。眼睛十分重了，我站起來，把冷毛巾在面上復一下，于是再繼續看書，或者寫作，等到夜光表指着十二點，我才拋開一切，安心睡去。

這時候女同學比前更多了，其中有一位是和伊的未婚夫一同進來的，當然伊和他有時候會面，因此大大地引起了男同學的興趣。其中旗徽顯明的爸爸派，異常活動，因爲他們表面上雖則恨女同學，而骨子里頗願意打聽消息的。加以打扮作排的西裝派中也來了不少激烈份子，主張一致向女同學進攻。當時最受女同學愛戴的，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而是另外一派，哥哥派，或可說弟弟派。他們人數是最大多數，服飾很平常，他們並不咒罵女人，也來讀書，但也不來拍馬屁，在這些人中，爲了學術上的接近，爲了辦事時的聯絡，于是稍稍和女同友好起來。于是男同學中間就有了組織，比如內巡隊、外巡隊、偵探隊等，名目繁多，工作緊張，他們雖則人數不多，可是消息都靈通極了。

有一天，我們的趙哭倒在床上，駭得我們走頭無路，經大家一再追問，原來因爲伊昨天星期日，伊的小舅舅西裝革履文質彬彬地來陪伊出去買些東西，後來他要伊去一家大飯館吃中飯。趙一定不肯，終于伊揀了一家小麵館里一同吃了兩碗。豈知今天第一課，黑板上就有人寫着天大的廣告，說是那位西裝少年是誰等閒話。趙看了之後，眞是啼笑皆非，氣得半死。從此案子日日多起來，女同學越法變得謹慎，男同學也趣發嚴密監視。記得有一個星期六，我們十多個連我都在內

去看一張法國歷史影片，因爲座位滿了，大家掀起長衫跳進去，第二天每一個教室里就風雨滿城了，他們寫廣告，寫意畫、或者畫成女同學的背影或面形。教授們進來了，我們以爲他們一定能主張公道的，不料教授不但不抹去圖畫和字句，而且讚美起來，問是誰的手筆。于是全體便哄堂大笑，只有女同學祇是面紅。

到了冬天，有些教授因爲事情忙，只能在晚上來教課，于是我又得設法改變工作了。找了一所晨學，薪水小得出奇，又設法包了一批國文卷子來改，然而仍舊入不敷出。每當深夜離開暖熱的教室，經過大雪紛紛的道路，回到鴉鵲無聲的小房間，我還得批改幾十本卷子。早上又要趕在七時前晨校，心上呢，永遠煩擾着經費問題。最後，終于想出一個妙法——就是節省伙食，每天早晨照例已廢止飲食，中餐時不回到宿舍吃飯，去買二個大餅充飢，好在自修室時我就帶了糧食到就近的一位好友家里去。記得第一次我去是買了二枚大餅，一包花生米，我的好友正忙着在廚房里做飯，我把大餅和花生米統統放在窗上的小圓台上，正想動手吃中飯，忽然一個五歲的孩子走過來，它雙手攀着台面，殿起小脚，很熱心地望着。我分了一個大餅一半花生米給他，以爲這樣孩子一定要跳得很高興了，想不到他竟突然滾在地上，號陶大哭起來，哭得那麼悲痛慘切，以至他的母親衝到我身邊來，把抬上的兩分吃食統送與孩子。果然他馬上站立起來，淌淚滿面的笑了。

『呀！你不知道他寧可不得，不願不全佔。呀！現在你吃我做的粗菜飯吧。誰叫你給他一半呢？』他的母親笑得很得意似的。

此後，我只好躲在校園里去用中膳了。我怎好時時打擾別人呢？如果天氣不好，或者行人不斷時，我的中餐就此作罷，好在夜間終有一頓舒服的晚餐的。很多時候我竟然能吃二個大餅，一包花生米，一個梭子麵包，然後再連喝二杯熱水，于是我就感覺一日三頓，實在是太不經濟的，——金錢時間和心——力，我的一日一頓制度，進行毫無阻礙呢。

窗外的碧桃花盛開時，我就病倒下來。李時時來坐在床前，伊說『我知道你會生病的，看你的腰圍一天一天細瘦下來。從前合身的旗袍，現在穿上寬大得好比道士先生一樣啊。

高貴的校醫博士御駕親臨來給我診察。『你有爸爸嗎？還有媽媽嗎？』他問我。

『是的，醫生，我有爸爸和媽媽。』

『囉，這就難怪了，你是生的思親病。你的爸爸媽媽好吧，回家去，爸爸胸前撒一回嬌去，媽媽懷中睡一回覺，我博士寫保票，你就好了，乖乖的回校用心讀書。哈哈！對不對？再會再會！』

此後，我的健康失去了，醫生在診斷

書上說我是貧血，營養不足，胃受了傷，兼有肺病初步兆徵，須經長期的易地療養。我的胃病，肺病，直追隨我到現在，這是後話。

當時我並不廢學，還是努力地掙扎着過工讀生涯，終于把學分讀完。將近放學的時間，我又碰到一件困苦事情，我收到了好幾封信。信是通同的目標，異樣的辭藻，其中有一封太可紀念了，這簡直是一個命令式的聘約，比如說：某某先生今願聘某某女士作爲終身伴侶，特此函達，徵求同意云云。就是這樣簡潔詳明。

李又來了，送我一大束芬芳的薔薇花，「這是些什麼呢？眞的，情書嗎？啊啊！」

伊望着桌上的一束函件奇怪起來。

「對了；眞的情書來了，就爲了你永遠和我開玩笑，假造許多紅箋，滿是love和kiss，還要嬌呀、花呀，所以就惹出他們眞的寫情書來了。怎麼辦呢？天哪！」

「讓我看個明白，這些 Silly 東西，是怎樣向女人求婚的。」

「你別鬧了，爲尊重對方起見，讓我保守他們的名字吧。這不是兒戲的事情。」

「那末你將怎樣對付這些神聖的禮聘書呢？！唉多麼 Silly！」

我的大學生活是過去了。牠好比一顆樹香橄欖，色青青的、味津津的，縱使有些酸辛，也充滿了芬芳和生命，叫人時時懷念忘不了。

春遊嚮導

旅中必備之圖書

遊記

我一遊記……莊俞著 七角
因是子遊記……蔣維喬著 八角
廬山遊記……胡適著 一角五分
匡廬紀遊……朱偰著 二角
新疆紀遊 附蘇聯遊記……吳藹宸著 二元四角
康藏軺征……劉曼卿著 一元五角
西行記……顧執中著 五角
到青海去……顧執中 陸詒著 八角

指南

民國二十四年增訂 西湖遊覽指南……四角
福州旅行指南……鄭拔駕編 五角
廬山指南……陳雲章編 四角五分
莫干山指南……三角
天台山指南……徐瑋編 二角
新編金陵名勝寫生集 附「首都遊覽指南」 馬玠森編繪 二集各一元
棲霞新志……陳邦賢編 四角五分

中國鐵道便覽……鐵道部業務司編 一冊六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C915(8)h-25:3

姨婆

落葉

姨婆走了，悄悄地伊走了；沒有人懷念，沒有人追問，也沒有人去找尋。姨婆走了，輕輕地、靜靜地走了，好比枝上一片枯葉，在半夜裏給一陣秋風吹跑了。吹到高山之谷，吹到深淵之底，吹到天之涯，吹到地之角，隨便吹到那兒都好。

姨婆細瘦得像一枝瀟湘竹，短小得像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永遠穿着黑顏色的衣裳，永遠笑着寂寞的微笑，永遠不多講話，永遠躲在門角落里。

姨婆第一天進門來，嫂嫂們高興了，好奇地去拷問一番，循查一番，估量一番，然後退下去議論。

「哼！伊比我年青一點，比你又年長些，大約與妹妹差不多歲數，」大嫂嫂眼光非常銳利的評判得到三七分。

「哈！一個呆子，一個癡婆娘，自己的年紀都說不清；鬧雞鬧豬，伊只配鬧木頭！」二嫂嫂也發表意見。

「呸！我看伊是假惺惺，伊不願意說出真話來。伊想瞞得年青點，好叫公公喜歡伊。那個男人喜歡年老的女人呢！誰相信伊從小被人賣來賣去連幾歲了也記不清楚。你們自己是糊塗胚！」三嫂嫂見地不同。

「唄！看你們阿婆失少奶奶身份叫伊是什麼東西，嫁過多多少少的老公，配和我們比年青年老？一個賤貨，沒有得多！」四嫂嫂到底是大家出身有肚才。

姨婆住下來不到二三個月，嫂嫂們的話語改變了，而且是漸漸一致起來。

「我說姨婆比阿黃來得聰敏。阿黃雖則當你打它罵它的時候，它只把尾巴拖下來，夾在屁股中間，一扭一扭，垂頭喪氣的去睡在大門檻邊，但除此以外，却什麼也做不來。姨婆就好得多，伊一方面也和阿黃一樣知道主人們的心，去躲在不惹眼的地方，同時還能做好多的事情，不管灶下娘姨、房里娘姨推給伊的事情，伊終是一聲不響偷工拔夫的做完了。阿黃真趕不上姨婆。」

「噴，是喲，看伊不出，這麼矮小，做事倒快。我說姨婆比白猫省事。白猫一天到晚偷食吃，東也打破碗，西也打破窗門玻璃；姨婆却什麼都不愛吃，老娘姨說伊飯也吃得不多，小菜非常的省。」

小姐回來了。他對姨婆嚴厲地吩咐，要伊好好小心服侍病人，不得稍有疏忽。

四位嫂嫂，一齊站在旁邊，看姨婆面上的表情。但是姨婆依然是寂寞的微笑着，好像平常日子一樣。

姨婆坐在病人房間的門角邊，低下頭，細心地在縫孩子們的衣服——四位少奶奶派給伊做的生活。

「姨婆，你針黹做得很好，你是嫁過裁縫的吧？」大嫂嫂隨便問，看看姨婆做的一件女孩子斗蓬很精巧。

「對的，不差；大少奶奶，我是嫁過裁縫的，」是伊的平板的、寂寞的回答。

病人呻吟起來，姨婆趕快跑上去，捧起夜壺，給他小便，然後把夜壺拿後院去傾倒洗刷一番。

「姨婆，你看來是丫頭出身吧。要不然，洗夜壺能這麼牽手！」阿梅那大小姐，笑着追問。

「對的，不差：梅姑娘，我是丫頭出身的，」是伊的平板的、寂寞的回答。

有一天，白貓肚皮大得像皮球了，姨婆找到了幾塊板，用洋釘輕輕地釘合成一個箱子，預備給白貓做產婦之用，三嫂嫂跳了過來，大聲地笑問：

「唄！姨婆，你是嫁過木匠的吧！要不然，怎麼能做箱子呢，而且做得那麼好！」

「對的，不差；三少奶奶，我是嫁過木匠的，」是伊的平板的、寂寞的回答。

「唉！虧你說得出，什麼都嫁過——有面子哇！你嫁過稍千輪萬的男人。唉，眞丟我們的臉！」四少奶奶正打扮得花般鮮美，想出門去，恰巧聽得一番笨話，立刻大發雷霆起來。

姨婆站着，垂下頭，直等少奶奶們散去，伊才捧了木箱，回到自己的一間暗房里。四面不通空氣的暗房里，在這里，前邊有門通到病房，後邊有門通到廚房，不分晝和夜，白貓終是守在黑黝黝的板舖上陪伴伊，只要姨婆走進房內，白貓就咕咕的唸起經來，表示親切，或者跳下來，在伊的腳下，依偎着轉幾個圈子。

在夜間病人呻着聲低喚，姨婆伊就輕輕地揭開帳子，攀登上床，跪在床沿邊給病人按摩捶推一番，然後，又寂寞地回到暗房里和衣睡了下去。睡下去總沒有好睡，伊似乎永遠聽得病人在哼哼噯噯；似乎白貓永遠在唸白衣觀世音咒。姨婆沒有思想，姨婆不會思想了；思想對于姨婆離得太遠了。姨婆只記牢病人的夜壺，孩子們的衣服，白貓的大肚皮，……姨婆的記憶太多了，太多了，就叫伊把記憶完全封起，伊知道伊應當只留心當前的事情。

「這女人永遠只是看着地是什麼道理？」

「而且不哭，永遠只是笑，難道伊非常幸福嗎？」

「不講話，頂奇怪！」

「天下木頭石頭的人眞多着。」當病人危險的時候，四位少爺都集合在書房里，商議後事，談到病人，也就談到侍候

的女人了。大家覺得這女人，叫人看不懂，說不清。

病人死了，大哭小喊，是省不了的，獨獨姨婆不曾哭。這女人有如此硬心腸麼？四隣八舍，不敢相信，都星夜趕過來，親自查看。果然，只見伊寂寞地坐在靈堂的白布幃中在替死人做襯帽，因爲老人太瘦了，那頂早年預備下的福壽荷花帽，太寬大一點了，小姐主張要給死人戴一頂襯帽，因此姨婆在趕做。

病人將死的時候，嫂嫂們不便動手，小姐也不便近身，大家叫姨婆獨個子放下帳子，給死人洗身子，姨婆矮而小，死人十分沉重，伊流出比黃豆還大的汗珠，才把死人洗完。忽然蓬的一聲，姨婆從床上翻筋斗下來，雙脚筆直，仰睡在地板上。大家全被感動了，說這樣可見伊愛公公之深，說不定要殉夫而盡節的了。但後來姨婆被救醒過來，只抖擻了一回，依然眼淚全無，而且據幾位親朋中女人的觀察，姨婆的臉上，雖然黃得如臘人一般，但的確沒有一絲笑意呢。這樣，女人中間，就有了沸沸揚揚的議論。男人們覺得女人的報告，都代爲嘆息，因爲烈婦牌坊的計劃，原先已在麻將台上大家計劃過了，而且李先生還肯代爲邀集發起人去請願。

×　　×　　×

姨婆走了，永遠的走了，在一個秋風秋雨的深夜走的。伊悄悄地走了，伊寂寞地走了。大嫂嫂立刻去翻伊的箱子，首飾；惟一的公公給伊一對手鐲，金類耀煌地躺在紅絨盒子里。二嫂嫂打電話去問二哥，銀行里那二千塊公公的存款，也沒有人去偷提。三姊姊記得那件倘青攤皮袍子；那袍子也好好的疊摺着，放在衣櫥里。總之，姨婆不曾帶走一絲一毫這家中的財產。伊走了，悄悄地走了。少爺們說，爲了體面，爲了麻煩，讓伊去便了，莫用登報，也莫用緝尋。伊走了，無聲無息地走了。隣舍人家，有時會面，「啊，姨婆呢？久不看見伊了，」伊們或者問詢起來。

「是呀；今天天氣眞好，不過明天或者會下雨吧。」

「我說姨婆，好久不看見伊倒夜壺了，」隣人追問一聲。

「是呢，我們中飯已經吃過了；你呢？」

隣舍人家都說這家的媳婦們，個個變爲聾子了；答非所問的。

眞叫人不相信，可氣也可笑的。

姨婆去了，伊永遠地去了，好比枯樹上的一片黃葉，在半夜里，給西風吹跑了，吹到天之邊，吹到地之盡頭，都好，沒有人懷念，也沒有人找尋。

招魂

著者　長庚

定價五角

是新詩壇上的明星是婦女作品中的翹楚

經售
北新書局
世界書局
大東書局
作者書社

河浜（詩）

乃化

從春看到夏，
從秋看到冬，
一色烏秋秋，
一色黑沉沉，
一味臭羅羅——
啊！這是什麽？
是一條河浜；
是窮人的天國，
　富人所意想不到的地獄。

這兒有的是擠緊的船舶，——
　不是那高樓大厦；
住的是粗黑大漢，
　八字脚的江北媽媽，和泥彈兒似
　的小娃娃。

唉！沒了，沒了，
　沒了後發的食料。
悶得兒，討相駡；
當作宮庭的小船舶，
當作廚房的小船舶，
經不起兒打鬥動作，
幾次三番的要向那烏秋秋的、
　黑沉沉的臭水裏覆。

八字脚的江北媽挨一頓臭駡，
　哭一陣我的媽！
「唉！倒羅倒羅！
　沒有顧客推不來羊角車，
　天天只把空肚挨。」
「活該！你來投什麽胎！」
「眞糟！沒有米把肚來飽，」
拾一把稻草，
燒一壺茶好，
　充個肚飽。

小娃娃打滚在泥土上，
　像蚯蚓一般的爬，
　斜斜的、斜斜的，
沒有奶媽抱，
險些跌到臭水裏去洗澡。

啊！春挨到夏，
　秋挨到冬，
這一家家、一家家、
浮在臭水面上擠緊的人家。

逼死

張苑青

太陽剛壓山，木頭老四便收拾起他的鋤頭和耕地的犁來。他替黃牛解下了軛頭，隨着就把耕地的傢具都讓黃牛馱在身上。他背又着手，一聲不響地繞着小道往家裏走去。

初春的天氣，楊柳已漸漸地抽芽放條，白雲也時時的在空中打轉，小河裏的水不住的潺潺地流着，一陣陣的輕風吹來的時候，水面上便激起了無數的細微的螺紋。這在老四，並無心去賞識牠。實在說，他也不會賞識的。好像自古以來，這雲呀，風呀……的眞正的接近者，却反而不懂得牠的妙處似的。

他呆呆地走着，心裏祇盤算着一件事，就是他女人的那個肚子。他對於女人的那個肚子，正同他女人一樣的心思——日夜的担憂着。生恐又生出個『賠錢貨』來，不能夠『傳宗接代』，不能夠『揚名耀祖』，而尤其萬倍傷心的，就是活着叫人家叫『老絕戶』和死後也沒個人給『上坟燒紙。』至於『獻花圈』蓋『紀念堂』等等，那在老四心中，倒沒有那回事。

他低着頭向前走着，不知不覺的已經到了村邊。在村邊關帝廟前面那座大影壁下面的石頭上，有兩個裝飾整齊的女人正肩並肩的斜坐在那裏嘮聊天，看上去好像快嘴劉的女人和小豆子他媽似的，但有些不相信，因爲這兩個女人是不愛裝飾的，那曉得走近了時，恰巧正是伊們倆。這兩個女人，在老四的村裏，是以撥是弄非見長的。所以瞧見伊們兩人坐在一塊，一人摟着一個『兒子』在談天說地，便無心去和伊們打招呼，自己深着

媽媽（詩）

心月

在體面的宴會上只有爸爸，
在隆重的典禮上只有爸爸，
在莊嚴的機關上只有爸爸，
在美麗的公園中只有爸爸。
啊！爸爸們：美國的、英國的、中國的、日本的。
啊！爸爸們：黃面皮的，白面皮的，
半躺半坐在綠柳蔭下，
舒適地、寫意地、幽閒地，
蹺起脚，昂起頭，看看白雲，
又住手、俯下眼、看看游魚；
大煙斗裏噴出一縷縷。
一縷縷雪茄香味；
一個紅衣服的少女走過了，
爸爸斜瞟一下眼睛，
面脥上漾起了微笑。
媽媽在那裏呢？

黃牛，悄悄地從大影壁的後面溜過去。那想到那兩個女人却早已看見了他，於是伊們便拋開以前的議論，立刻把話風轉到老四的身上來。老四本來是要躲開那兩個女人的目光的，但剛走到影壁的後而，恰恰就聽到了快嘴劉的女人的幾句。

「嘿！您瞧，您瞧！那不是木頭老四麼？」於是老四便停了下來，把牽黃牛的繩子放鬆了一點，好讓牠去吃草，自己竊聽兩人在說着自己些什麼。

「不是他是誰，老絕戶！」小豆子媽的聲音。

「天這麼早，就急急地往家裏鑽，那——一天可能鋤多少地？……」

「鋤多少地，人家回家等着看兒子呢！哈哈！」小豆子媽很輕蔑的笑了一聲。

「兒子？兒子會有他的份？您瞅着，老四的女人，這回還得添個丫頭！」

「已經七個了，還添，臉可往那裏放！」.

「伊還管那個，那娘們，才喜歡丫頭子呢，您不看人家，只一提起死了的那五個，總是揉眼抹淚的！……可不是我說，也不怕別人笑話，要是我，祇要無胎生的是個丫頭，我不等着人家指摘，早就去尋無常了。」

「伊那能比您，那娘們天生的九女星命，不生夠了九個不算！」

「誰不是那麼說！可是這回要再是個丫頭，就算老四是出名的木頭，怕也不能再木頭吧！再說，老四也已四十開外了呢！」

「瞧老四那份長像，傻說是四十，就是五十六十，也不見得會有兒子！」

「老四倒不怎麼，是那娘們，那娘們，焦黃的臉膛，瘦下巴，光瞪着兩隻大眼，那才真像『老絕戶』呢！……老四沒有兒子，叫我看，全是怨那娘們！」

「全是怨那娘們！」老四聽到這裏，再也不能往下聽了，他不懂得什麼叫作

媽媽：中國的、日本的、
媽媽：法國的、英國的，——
　媽媽個個在家裏：
法國媽媽帶着法國孩子，
英國媽媽帶着英國孩子，
中國媽媽帶着中國孩子，
　日本媽媽帶着日本孩子。
媽媽背着孩子，抱着孩子，
媽媽喂着孩子，奶着孩子；
孩子號哭着叫嚷着，
孩子出屎出尿，
孩子滿地打滾，
孩子鼻涕眼泪，
孩子泥污滿身，
媽媽洗浣，媽媽收拾，
媽媽提攜，媽媽抱負，
媽媽勸誘，媽媽教訓，
媽媽撫慰，媽媽做戒。
突然，媽媽想到這是，
這是時候了，是爸爸、



爸爸快回來的時候了，
媽媽拚命預備，預備
淘米、洗菜、煎魚、做湯。
大門開處爸爸來了，
孩子們飛上去叫爸爸。
「爸爸，我給你捧大衣；」
「爸爸，我給你捧手杖；」
「爸爸，我給你捧帽子；」
「爸爸，我給你捧皮鞋；」
「爸爸，我給你捧拖鞋。」
媽媽紅着面，慌忙地，
一邊捧出好小菜，一邊
一邊給爸爸拂拭大沙弗。
「呣，今天的湯太鹹點！——
呣，今天的魚太油點！
呣，紅燒肉不很爛！
呣，葡萄酒有些酸味！
呣，呣，呣，還有還有，呣！
呣，呣，呣，還有還有，呣！」
爸爸緊着眉毛吞吃，

『受刺激，』祇是覺得臉上熱刺刺的心口上像是壓了一塊石頭，混身都沒有一點勁兒，要是這裏有一個牀，立刻就得躺下去，而且心裏還有更說不出的一股怨氣，恨不得馬上打死了一個人或咬掉了一個人的手指頭，才能出了這口怨氣。

『他媽的，要是這回再是個丫頭，那娘們可眞是不要命了！』老四的臉上怪難看的。他似乎生了從來沒有的氣了。

『人家隔壁王嫂子有兩個兒了，後門上老牛也有四個，對門快嘴劉的女人養活了七個兒子才有一個丫頭，小豆子他媽，光男孩子就活着八個！賊娘們，自從嫁給了我，連個兒子的面也沒恍了一恍，九女星，什麼九女星命！九！我讓伊九！哼！看着，我非讓伊死不可！』老四他滿腔怒氣的嘟嘟着，便向着自己的大門走來。

剛跨過草塘，穿過快嘴劉的房子時，自己那三間半新不舊的瓦房，便矗立在眼前。瓦房前靜悄悄地，連黑狗也不知上那裏去了，祇有招弟和引弟姊妹倆正在翻花線玩。兩人瞧見老四兒狠狠的回來，便不約而同的跑了。

『跑！跑往那裏跑？賊骨頭！還不快喊你媽出來！』

『我媽養了小弟弟呢！』引弟的小嘴一噘說。

『啥——啥？』老四怕是自己的耳朶聽錯了，又驚又喜的喘不過氣來。

『你——媽——生了小弟弟啦？』

『嗯！』引弟不懂得什麼似的又應了一聲。

『招弟，你媽是生了弟弟嗎？』老四怕引弟小不懂事，故而又向招弟問了一句。

『是呢，媽說的呢！』招弟臉背着老四，不自然的說了一句。

『爲什麼不早說，好讓我喜歡喜歡呢！……小丫頭子！』老四的臉頓露出了勝利的笑容，把方才的怒氣全消滅了。

爸爸縐緊着眉毛抱怨。
孩子們吃着、跳着、鬧着，
爸爸看得頭痛——
『砰！』爸爸的書房關好。
媽媽伴着大孩子溫功課，
媽媽伴着中孩子講老虎，
媽媽伴着小孩子唱睡眠歌。
孩子們睡着了，媽媽開始忙碌，
忙碌地補襪做鞋，
忙碌地洗衣、洗碗、洗地板。
爸爸靜靜地坐在書房，想
外邊是那末綺麗風光，
家中是那末煩惱嘈雜，
唉，多麻煩的家庭！
唉，多幻滅的人生！
唉，女人眞是受累無窮！

孩子們終于慢慢長大了，
他們懂得人事懂得人生，
他們聽得懂爸爸講政治，

「招弟，來！把牛牽到牛欄裏去，添點草料，……我先去看看弟弟。」

「牛踢我！」

「胡說，快牽了去！」

招弟戰戰兢兢地把牽牛的繩子接過來，側着身，便把黃牛牽到牛欄裏去。伊一面把拌好的麩子倒在槽裏，一面不住的向着房裏望着。在伊弱小的心靈上，祇是撲通撲通的跳個不停，生恐爸爸進去，發現了什麼大不幸的事情一樣。伊記得剛才媽和伊說：「等會你爸回來，要問起媽生的是什麼時，就胡亂的應着，別多說！」

招弟知道媽又生了女兒，和自己一樣的女兒，爸見了一定不高興的。伊知道爸和媽都在盼着要一個兒子，自己和妹妹也在想着要個弟弟，可是真的要是弟弟來了，爸和媽一定會偏心的，而自己和妹妹也更容易招惹爸和媽的怒罵，可是剛才看見媽焦急彷徨的那份神氣，怪悽慘的，自己也就樂意的要一個弟弟，那怕媽每天多罵自己兩句。「誰叫你不爭氣，又是一個丫頭！」接生姥姥的話，還分明的蕩在自己的耳朵裏呢。丫頭，丫頭又怎麼樣？爲什麼爸和媽老是罵自己和妹妹是丫頭家、賠賤貨、賊骨頭呢？……那麼，媽從前不也是讓外祖母罵過的麼？爲什麼媽小時候受的氣，却要往女兒的身上發洩？爲什麼媽不向着自己，却偏偏和爸一鼻孔出氣？……爲什麼家家戶戶都要罵女孩子，讓女孩子作事，放縱男孩子，不讓男孩子作事！招弟愈想愈弄不明白，祇是恨着自己低賤，天生的不能和男孩子們比！

招弟正在用手去撫弄着黃牛的尾巴，一邊仍在注意的望着房內。突然，媽房門開了，從房裏披頭散髮的逃了出來，爸在後面拿着挑水的扁担追出來，爸追的快，媽跑的慢，爸乘勢就把媽的頭髮拉在手中，把扁担向後一拋，一連着就給了媽幾個嘴巴，媽往旁邊閃躲，不想反被爸推在地上，爸騎在媽身上，拳頭如雨點般的

他們聽得懂爸爸講天才，
他們相信爸爸真是天才，
真是位大大的政治天才。
媽媽站在旁邊看得發呆。

「寶寶，我怕你會冷，加件衣。」
「去你的，媽媽，我在寫信！」——
信上說是妹妹我愛你。
「我怕你會飢，寶寶吃點心。」
「走開一些，媽媽，我在寫信！」——
信上說哥哥我不能沒有你。

媽媽是更加忙了，辦嫁裝，
嫁女兒，娶媳婦。
媳婦兒子雙雙地，
女婿女兒對對地。
啊！媽媽不相信，這都是
都是伊一手養的寶寶。
媽媽高興得流下眼泪：
孩子們不但個個有了家，

落下來，媽在地上狂呼着：『救命啊，救命啊！打死了人了啊，打死了人了呵！』

媽盡力的在地上高呼着，直到爸身疲力竭，才把媽的頭髮放開，喘息着說：

『你賊，你賊，不要臉的娘們，你媽的——我娶了你來作什麼？「人家娶妻為的是生兒子，」我娶了你這敗家精來，一連着儘生丫頭，你還哄着我，說是生的兒子！兒子，你配麼？你配生兒子麼？不要臉的娘們，去死！去給我死！我沒有那麼些閒錢來養活你……敗家的妖精！』說着，又向媽的身上踢了兩脚。

媽有氣無力的躺在地上，頭髮散亂着，嘴上和臉上都塗滿了血，最嚇人的，是身子底下的那一大片血。招弟看到這裏，便瘋了似的往門外跑去。

『往那裏跑？賊丫頭！』老四從後面追出來。

『你——你往那裏跑——，你？你』招弟的頭髮也緊握在老四的手中了。

『我不敢了，爸！』

『你不敢了，什麼你不敢了？你去死，去和你媽一塊兒死！』老四說着，乘勢把招弟向後面拋去。招弟被拋在地上，頭正碰在院裏的碎石塊上，於是，鮮紅的血立刻便流了出來。老四看見招弟被自己拋得摔破了頭，氣方始平了一些。

『敗家精，吃了老子的飯，連個兒子也生不下來，虧你還活着吶？死呀，賤娘們，……哼！死呀！』

老四說到最後，復又踢了女人兩脚，氣才完全平了下去。

『老子去喝酒，等會兒回來的時候，要是你們娘們還沒有死，哼！老子就不能讓你過夜！』

老四說着，便向屋內走去。一眼看見地上摔死的那個嬰屍，便沒好氣的啐了一口。

『媽的，我讓你再來討債！』

老四下意識地檢了一把酒壺，一扭

孩子們而且個個要媽媽，
（爸爸呢？依然呼呼在書房）
大女兒說媽媽快來呀快，
我家中少人照管，
媽媽終比傭人放心些，
我們要上山去避暑，
媽媽在這裏長住，
我的心上無憂無慮。
二女兒說媽媽快來呀快，
我不慣油鹽醬醋柴，
這是奴隸的生涯，
媽媽來幫幫我們吧，
好在媽媽做事勤快。
小女兒說媽媽快來呀快，
娘姨大姐全像妖怪，
我不能同無知的下人講話，
媽媽可憐我可憐我吧。
大兒子留住媽媽說，
媽媽你不能走，
因為我的老婆有了孕，

身，便由房裏走出來，看見女人仍在地上躺着，於是又惡狠狠的瞪了一眼。

『裝腔哼，囘頭算賬！』說着，便歪歪斜斜的走出去了。

老四女人看見老四出去，打算掙扎着爬起來，可是混身痛楚，移了移身，仍舊又倒下去。『爲什麼隔壁大嫂子，人家一年一個的添兒子呢？……偏是自己的肚子不爭氣，一連着儘生了頭，連個兒子的面也沒有見過，別說男人生氣，就是自己的臉上也不光彩！要不是娘家的風水不好，就是自己的命中註定？命裏不該有兒子，是神仙也不能給送了來。吃了男人的飯，就得給男人管！要不，就得自己去找飯吃；但是又沒本事，又沒能耐。唉，誰要！能能罷，死了罷！死了省得再給娘家人現眼：讓男人打，讓街坊罵，說是『老四的女人又生了一個丫頭！』老四的女人想到這裏，眼前的生的希望，是一點也沒有了，像一盆一盆的冷水直往下澆。身上的痛疼，和孩子被摔死時的慘呼，是來來去去的在心裏灰着。伊緊緊地閉了眼睛，打算把方才的事忘了，可是剛一合眼，孩子臨死時的慘呼，和摔死後的慘狀，又復映現在伊的面前。

『再活下去，爲什麼再活下去？……生丫頭，受氣！』伊悲憤的，有氣無力地喊了一聲『招弟！』但招弟却未曾聽見，伊聲聲招弟，那孩子正坐在牛欄旁，兩手捧着頭上的那個疙瘩，不住的抽答着哭。老四女人見了，心立刻便軟下來，想着替孩子找塊布把頭包上，但是又一轉念，心便硬了起來，怒叱着：

『哭什麼？誰讓你投生錯了地方？誰讓你不變個男的！……去，趕快去——去把引弟找回來！』

招弟祇顧了哭，並沒聽清楚伊媽的話，聽見媽在怒叱着，便不由得楞楞的出神。

『聾了麼？賤骨頭！去把引弟找回來

一切粗事叫誰去做，
我們的境況比人不同，
媽媽不可和我搗蛋。
小兒子留住媽媽說，
我的老婆太嬌弱，
一切煩瑣事情管不慣，
我們早上要散步，晚上看戲，
家中沒有人看門成何體統？
媽媽看看自己成了要人，
眞是高興得歡天喜地，
個個說得頭頭有道理，
個個都是媽媽心頭肉。
媽媽笑逐顏開像小鳥，
像小鳥般飛飛飛，
飛到第一家，把所有事情
併日連夜狠狠地幹，
幹完了，第一家唉聲歎氣，
歎息着送媽媽去。
媽媽飛到第二家，

呀！」「我死，我就死給你看，你怨我不生男的，誰自己願意生女孩子呢：……」老四的女人抽抽咽咽的哭起來了。

「媽，媽！引弟回來了！」

「過來！」老四的女人止住了哭，看了看兩個女孩子一眼。

「你們兩人攙我到房裏去吧！」

兩個女孩子攙伊到房裏後，一眼便看見死在地上的那個女孩，兩個孩子正要動手去拔，卻被老四的女人喊住了。

「拔什麼？把門關上！」

兩個孩子聽了，都站着不動，伊們覺的媽今天有點異樣。

「你去不去？鬼丫頭！」老四女人向着招弟說。

招弟低着頭，一言不發的把門關上了。

老四女人扶着牆，勉強的移步到當下那個大缸前面，這缸約有半人多高，裏面滿滿的是水，還是老四女人昨天晚上懷着大肚子時挑滿了的。伊看着水，眼淚不由的便直落下來。繼而伊把心一橫，向兩個女孩子和顏悅色的招了招手，兩女孩子便走了攏來。但等剛一笑身，老四女人便猛的把招弟給提了起來，招弟見不是頭路，怍得然哭起來，老四女人沒等伊哭出聲，就用手把招弟的頭順勢沒到水缸裏去；水缸裏起了幾個水泡，招弟便不掙扎了。於是接着又來捉引弟。

「你也來，……小短命鬼！」

引弟本打算跑，可是給媽的那副神氣怍昏了。

「我不敢了，媽媽，我好好地給你做活！」

「你活，誰要你做活，我死了留下你們，叫人家指摘麼？……小丫頭子，也去你媽的！」老四女人又把引弟也給投到水缸裏去，一回頭，又瞅見那個被摔死的女孩子，便咬了咬牙，三腳兩步的跑過去，乘勢也把伊扔到水缸裏去，然後喘息喘息，又向四週望望，覺得毫無留戀了，便不加思索地，一頭向水缸裏投去，水缸裏一連着起了幾個水泡「吐吐吐，吐……」這三間瓦房內便立時寂靜下來。

第二家興奮地歡迎，
併日連夜狠狠地幹，
幹完了，第二家咳聲歎聲，
歎息着送媽媽。
媽媽飛到第三家，
第三家興奮地歡迎。
這樣媽媽永遠像小鳥般飛，
這樣媽媽永遠受歎息的送行，
這樣媽媽永遠受興奮的歡迎。
只有爸爸依然呣呣呣，
呣呣呣在書房十分安靜。
小鳥般的媽媽身上發燒，
小鳥般的媽媽飛不動了，
頭痛得要命躺在牀上，
伊清楚地聽到呣呣呣，
呣呣呣，爸爸坐在書房內，
高談闊論發議論，
談政治、談天才、談女人。
「喂！女人女人，其實不算人：
你看古往今來成大事，

長篇創作

奮鬥的母親（一）

牛春野

太陽晒到黃狗溪東岸的一排柏子樹上，黃狗村里開始熱鬧起來了。在田場上耕種的男人們，忙着預備結束一天的勞作了。有的把芋艿、玉米、青菜等裝在竹籮里，用毛竹扁担挑回家去，預備明天早晨到鎮上市中去賣；有的捆扎起毛豆莢、絲棚瓜、茄子根，背到家裏去晒晒乾當做柴燒；有的拿了鐵耙、耜頭、土鏟，到溪水邊石級上去磨洗，再提起青粗布的短衣角來拭乾水滴，鄭重地放到門角裏的鷄窠上。孩子們牽着黃牛，緩緩地隨着大人後面走，在回家的路上，走過田隴邊，走過墳墩上，隨便路下去聽一回蟋蟀，或者捉一隻蝗蟲。大些的女孩子，帮着祖母母親去四方尋覓家畜。猪子、山羊、鴨子、鷄子，差不多家家都有的，因爲在家畜中，算鷄子頂聰明，牠們用不着招呼，就會乖乖的從廣濶的草地上，廣大的鷄羣中分散開來，再組成了一小隊一小隊，按戶就家，各自回到主子們的家裏去安息，而且回來的時候，是那末準確，準確得好比從上海買來的時鐘。有些女人們，正在埋頭縫衣服，或者披開衣襟在奶嬰兒，看見自己的鷄羣，高興地唱着：「喍、喍、喍！」回來了，伊們就知道天快晚了，大家忙碌地去淘米、洗菜、找家畜了。小孩子也會跟着母親姊姊，學着各種各樣呼喚的聲調。只有鴨子是最笨了，有時候眞是氣死人，浮在水上，一動不動，你越是急，牠們越是惡作劇；你拿長竹竿去打牠，牠就游得更遠一些的水面去。小孩子聚集在岸邊湊熱鬧，尖聲地叫喊、拍手、跳脚，或者投一些小石子下去——

——哈！鴨子們逃得無影無蹤了。於是女人們咒罵着男人們，縐着雙眉，一邊責備，一

建大業立大功全是男人！
男人男人簡直是神，
神，個個懂政治，有天才，
即是我爸爸不客氣，
四十年光陰孳孳地，
孳孳地寫成政治論文
四十篇，四十篇不少一篇，
比比你們媽媽？「呒呒！」
女婿們拍手高聲說不差，
兒子們拍手高聲說贊成，
媽媽聽得想想也不差。
媽媽們白面皮、黃面皮的，
媽媽們大千世界，
那兒是是媽媽們的建樹？
那兒有媽媽們的事業？
媽媽想歎一口氣歎不出，
口乾裂開要努力掙扎；
掙扎着想起來找水喝。
「砰！」一面破鏡打在
媽媽頭上，照一照，
媽媽看見一個白髮凹眼的，
老醜鬼。啊！卅年沒開照鏡，
啊！生之源已化作輕煙！

邊搖了小船去四面蘆葦蓬里抖尋。今天又出了同樣的事情，好多女人站在柏子樹下等着鴨子，隨便談起來：

「鴨子眞笨死了，老是不知囘家。這次我囘家，統統給賣掉算了！」

「唄！三婆婆的五年陳的老鴨丢了，那才可惜呢。」

「是呀，聽說爲了伊們的新娘子難產的緣故。新娘子幾乎死去呢。」

「哼！而且生了一個女兒，眞倒霉！」

「我說新娘子人倒蠻和氣的；而且生得也好看。」

「可惜肚皮不爭氣。」

「是呀；要是生個孫子，丢了鴨子，這過得去。女兒，你想想，賠錢貨有什麼用？」

太陽逃到地平線下而去了；溪水照映着蔚藍的天空，照映着淺紫的淺綠的雲霞，照映着兩岸金黄的醉紅的柏葉，溪水化一幅五彩錦繡。鴨子找囘來了，女人們的談話，也慢慢消散在輕霧微風中。溪邊樹下一片黄昏的靜俏，只留得溪水淙淙地流過遠遠的蘆葦而去。

樹下忽然有一位半老年的女人走來。伊是三婆婆。三婆婆是中等身材，半大脚，方面孔，看上去至多五十一二歲的樣子。走路穩穩重重，一望而知是個大家閨秀出身的太太。怕是有點心事吧：伊的頭比平時更加向前俯着；伊是在找已經失蹤了的綠尾巴鴨子。伊一直走到前村去尋問過了，怕牠昨天被別人家的鴨隊混了囘去，所以今天特地等進籠時分再去挨家詢問一翻的；但結果呢，還是落空。

「唉！也就讓牠去吧。終算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了。只要新娘子身子健，什麼都好了。」三婆婆心上雖然捨不得鴨子，很有點悶悶不樂，但伊勉力的自己安慰着。伊想把這件不幸的事忘掉。

「姆媽，你囘來了，到那兒去的呢？爲什麼不叫兒子代去？」

「唔！……」三婆婆一脚跨進門，看見這個新做父親的兒子，着實有些生氣。伊本來俯下的頭更加俯下一些，走到了自己的房中。房中一片黑洞洞的，伸手不見五指，伊摸到古老的大倚欄床邊的方機上坐下，一手擱在左邊的久年的一張朱紅油漆梳妝台上，默默的歎息。

「唉！兒子長大了，就是長大了心。這樣好好錢莊生意不要做，關在鄉下吃老米飯。老婆又生了女兒。唉！女兒也就算了，偏偏一下地就討債：娘幾乎死去；五年陳的鴨子失了蹤，這個小姑娘眞是命運乖極了，何况做爸的……。」

「婆婆，喫晚飯了。」

「唔！你們去喫；唔！……」大房媳婦是個聰敏人，聽得出婆婆是在生氣了，而且伊還料的到是生誰的氣。伊就靜靜地

媽媽老淚滾滾哭得像嬰孩；
書房內依然是爸爸呣呣，
依然是政治天才和女人，
依然是兒子女壻的拍手聲。

退了出去。

婆婆越想越悶了，索性挨到床上去睡下。

「哇哇哇！」是後房嬰兒微弱的哭聲。

「女兒終比男孩子多哭鬧，一生下地就會哭個不停，等到哭泣得大了，就像面盆水一樣朝外一潑，什麼就都完了。」婆婆眼前浮起了一個紅色的圓面嬰兒。接着似乎聽得新娘子在輕輕的呻吟，於是眼前又浮起一個散着髮、閉緊眼、容顏慘白的少婦在死生線上掙扎的慘情，伊的氣總算和緩下來。

「婆婆吃一口煙吧，」大媳婦捧了一盞高脚豆油燈進來，放在那個斑駁的朱紅台上，一邊來坐在方凳子上，替婆婆裝煙袋。

「哇哇哇！」嬰兒又哭起來了；睡在一邊的小母親，在烏黑黑的蚊帳中，伸手去摸那個紅紅的毛頭。伊的手指觸到那小小的頭顱時，心上有一陣不可形容的快慰，雖則身子一點沒有氣力，伊還是努力地翻過身來，把嬰兒拉近身邊。伊想看一看嬰兒的面孔；但是房內非常黑暗，伊只得欠身下去，俯在嬰兒頭髮上輕輕地嗅了一嗅。啊！香噴噴的呢，有些暖暖的血的香味呢！「哇哇哇！」每一個微弱的音符，從嬰兒喉中啼哭出來，在小母親聽來，就比碧玉打在金鐘上更來的好聽。啊！這是伊的孩子！啊，伊已有了孩子呢！伊不覺欣然的笑了，眼前的黑暗，似乎也漸漸的光明起來，從——從那邊門縫里的確透進一絲又細又淡的燈光進來。

「唔！……唔！……」

伊清楚地聽得婆婆在「唔，」這才想起肚皮是飢餓了。伊想吃糖麵了，但是伊又不敢叫人——叫誰去呢？「咕嚕嚕，……」肚皮空空地唱了一聲。伊又聽得外房婆婆的吃飯碗筷聲，胸口更加熱辣辣起來。嬰兒也在身邊欠動着，怕是也餓了吧；生下來一日多了，沒不曾喝過一點東西。

「唔！今天是第三朝，新娘子，你應該坐起試試，理理頭髮。這麼披頭散髮，不成樣子。年紀輕輕的人，是應當裝強的，不該裝軟；越睏是會越軟的，」第三天大清早起婆婆站在門檻外吩咐着三媳婦。

「是；婆婆，好的；我起來了，婆婆。」新娘子無力的推開了胸口的薄被，右手攀着床檔子，左手捺在枕頭上，掙起了半個身體。「。啊！有些頭昏；而且眼睛變成黑暗了，黑暗中火是點點的在飛來飛去！」伊喘了一口氣，俯下去伏在枕頭上，好一會才再掙扎起來。到底坐穩了；但是心在別的亂跳。右手去掛帳門時，手也儘是抖顫不停，伊接連掛了三次，才把帳鈎抓住，算掛上了；但向帳外一望，棟梁、屋瓦、房門、椅桌，却都像在跳躍旋轉了；喉間也就有東西塞了上來，很想嘔吐。伊連忙把眼睛閉上。

「哇哇哇！」嬰兒被搖醒了，聲音哭得很響。它已喝過了二次黃連湯和一次從別處要來的奶奶；但是現在該吃母親的奶了，這是婆婆吩咐過的。伊緩緩地把嬰兒抱起來放在胸前，輕輕地解開襯衣，摸了摸自己一對軟柔而飽滿的奶，覺得非常的羞怯，而孔似乎已熱了起來。伊偷偸地朝四周一望，沒有人影。——呵！嬰兒在看母親呢；睜開了左邊的一隻小眼，等一回又睜開右眼。此時做母的笑了，伊把右奶頭移到嬰兒的口邊。嬰兒張開了小口，把小頭顱輕輕地左右欠動着，吃了起來。奶頭陷得平平的，嬰兒難以吃進。母親努力地幫忙，嬰兒也很出力的吮吸；但是結果還是等於零。

「哇哇哇！」嬰兒哭得很悲哀。伊已經十二分的疲乏了。等嬰兒哭着睡去，伊已滿身冷汗，支撐不住了。伊只得往後依假在床檔上，閉了眼，發發神。

「婆婆叫你理理頭髮。我把你的梳子拿來了。奶吃過沒有？」大嫂子進來坐在牀沿上對伊說。

新娘子說明伊的嘗試不成功；于是大嫂子就驕傲地說出自己的經驗來，那便是只有令嬰兒拚命吮吸的一法。

「新娘子，你前天眞把我駭死了！幸喜你的本原好；要不然——唔！——唄！後來三弟拉住你的頭髮給你拖起來站着的時候，你眼睛閉上了，心裏還淸楚嗎？我們拚命的叫喊，你聽見了沒有？」

「我聽得嬰兒哭了一聲之後，就糊塗了；心裏也不大明白，好像睡覺一樣，後來又好像很遠……很……遠……聽見……」伊喘着氣說。停了一會，伊的眼前就浮出前天晚上甦醒轉來的一種光景——滿房的紅燭，滿房的人頭和丈夫的滿面發愁。

「三弟，你……，」大嫂子看見三叔走進房來，忙站起來想走了。「三弟，你看看你的女兒像你一樣間面孔，黑皮膚、一對烏黑眼睛；就像你的印板印出來的。」

「嗯嗯，……嫂嫂。」

「哈哈哈！做爸爸了；快看看你的寶貝！」

「嬰兒睡着了嗎？」做父親的看見大嫂走了，對着蒼白面孔的妻子有意無意地問了一句，他不時把視線往門口偵探，怕有人會一脚闖進門來，說他生了個女兒，還要自以爲稀罕。

「你看，頭髮梳不通呢，」伊努力地梳着，說。

「嗯，丟了這麼多的髮絲嗎？嗯！」

「頭皮痛得要命；你爲什麼抓得……？」

婆婆突然出現在門口；爸爸急急回身就走，直到嬰兒落地的第十五天的晚上，他們倆才有充分的時間重行談話。

「姆媽叫我今天到樓上來睡，叫你搬下樓去住，等到滿月爲止。你看姆媽已給嬰兒題好名字了。」

「叫什麼？是不是招弟和厭厭？」

「是的；你怎知道的呢？」

「婆婆前幾天說過了；但是我只懂得招弟的意思，厭厭我就不大明白。我說現在正當庭前銀桂開得很香，叫桂香倒好。你說對嗎？」

「名字是有意思的很多；不過——嗯！姆媽的意見是應當尊重的。厭厭和招弟由伊去決定吧。厭厭是說女兒叨厭；招弟是叫它招個弟弟；意思左右是差不多的。」

「我看女兒也是一樣，婆婆爲什麼叨厭它呢？」

「你眞不懂事，誰不希望生個兒子？這難怪姆媽。」

新娘子低下頭不說話。伊想不通。

「爲了它，姆媽對我都冷得多了，這幾天家里有什麼瑣碎的事情，總差我去跑腿。過幾天我想走了。」

「眞的；你去吧。婆婆近來很生氣呢，你到外邊去，到底吃了人家的飯。現在我們又有孩子了，你還是聽婆婆的話好些。」

「你也和伊們一樣叫我回到陸秦去嗎？不要說一百五十塊錢一年，就是一千五百塊我也不去了。你們都願意我死；我自己偏要活！」

「不是呀，不是這個意思。我說省得在家中受閑話。」

「什麼閑話不閑話？你也……」他發氣了，返身往樓下跑。

這裏新娘子回頭看了看嬰兒，它睡得非常香甜，因爲剛才吃了母親一頓飽奶，它的小圓面孔嫩白得透紅（因爲嫩白，所以大家一致說，尤其是大嫂子，說這樣在月內白色的嬰兒，到月外一定是個黑面孔姑娘，）紅暈上還浮着一層長長的柔毛。它穿着大紅的棉裙，水紅的小薄棉襖，頭上又圍着一條潔白的手帕。它似乎在微笑，並不理會到婆婆的叨厭和爸爸的不喜歡。這微笑終于鼓舞了故母親的心，伊忘懷了一切，實際上也無暇去思想一切。雖則自從離開陸家來到方氏之門已足足有一年多了，新娘子從來不曾思想過。思想是要功夫的；白天像機器一般地開足馬力，夜晚像小鳥一般的縮進窩裏，靜止下來又得恢復一日的疲勞，準備明天的繼續工作，思想對於伊簡直變成了侈奢品。

× × ×

嬰兒生下來已經四個多月了：胖胖的小圓面，烏黑的眼珠子，一邊吃奶，一邊看着母親。這一雙清澈的明眸，使母親時時想起遠去的丈夫。他負了氣出門去的時候，並不說出到什麼地方去，也不說出做什麼，臨去那一晚，還嘔了兩口鮮血。他只說了幾句很簡單的話：『你放心；我不會死的。要是果眞死了，你做寡婦了，那寡婦天下多得很，豈只你一個？』近幾日來，他似乎有過家信；但是婆婆並不告訴伊

他在那裏，在做些什麼。當然，伊也難得開口去問婆婆。好在伊的健康早已恢復，伊的工作也早已恢復了從前的程序，一切事件，大小雜務，都負在伊的肩上，伊得拚命去做。早上天未亮起身，忙着三頓茶飯，洒掃洗搗，閒下來照例是去磨粉——嘿！今年還有五六石玉米要磨成粉呢。還有過年用的年糕粉、糯米粉，都要在年內磨完。那個手磨很有點分量，不停的移轉得多了，兩手就會發抖；晚上睡下去時，混身的酸痛，更是不可名狀。不過次日早晨，可就一點不痛了。爲了省儉起見，婆婆陸續把白米賣出去，將玉米買進來。今年玉米特別便宜，一斗白米可以換玉米一斗八升。玉米磨成粉之後，無論做麵條做米糊，吃起來只要放些鹽和自己園地裏的青菜就成了，因此近來大家除在早上吃一頓白米稀飯外，中上晚上全吃玉米粉條，或者玉米糊。經常婆婆總是在廂房裏和小叔叔、福官（大嫂子兒子、）大嫂子幾個人一塊兒吃飯，新娘子則獨個子抱着嬰兒在廚房裏水缸板上吃。婆婆有時候買一點猪油，或者開一些火腿給小兒子吃，當然，吃剩下來的，總是給福官和福官的母親吃。福官的母親時時來添麵，伊儘撈麵條子，所以，輪到新娘子的，只有淸湯薄麵了。新娘子因爲整天工作，再加帶奶，所以吃起來就是二大碗三大碗，可是現在秋天夜長，在未上燈前睡下去，等到半夜小便一次，就餓得要命。嬰兒呢，依然不斷地在胸口啃奶吃；吃不到時候大聲哭叫。它並不理會做母親的爲難，明天早起婆婆會板起面孔責問：『喂！爲什麼儘要小孩半更哭呢？你又不是有三大四小；誰不曾弄過小孩子呢！爲什麼不給奶吃呢？』伊自己當然不能說：『婆婆，還是因爲我的奶被吃完了，也就是我吃得太薄了些的緣故。』新娘子每當婆婆盛怒責問時，不但不敢表白，就連心上也不敢轉一下嬰兒哭泣的理由的念頭。伊只俯下頭做出一臉的微笑，眼睛看着左手上的嬰兒，右手上的尿布、面盆、掃帚、或糞箕，靜靜地站着恭聽，直等婆婆說完『唔唔唔』的回到廂房去了，然後快步地走進廚房去把嬰兒放到灶下的柴堆上，把尿布放到門外石階上，開始跑到隨上去打掃屋子。

本刊合訂本

卷數　第一、二、三卷均已出齊。
定價　每卷僅售洋八角。
郵費　如須郵寄，另加寄費一角。
定購處　本社發行部。

婦女共鳴社發行部啓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二)投稿人須註明通訊處及其姓名，以便奉酬通信。

(三)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四)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六)登載之稿本社得印行合訂本或編輯叢刊，但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七)來稿請寄上海環龍路環龍里七號婦女共鳴社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每期每方吋
特等	底封面之外封面	二元五角
優等	封面底封面之內面	二元
普通	篇幅中間	一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色，價目另議。

(二)廣告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三)登廣告須預付定洋五成，餘俟登出後清結。

(四)欲登廣告者，請向本社發行部接洽。

定價表

零售：每冊大洋一角

時期	冊數	國內及日本	國外及香港澳門
全年	十二冊	一元	二元
半年	六冊	六角	一元二角

郵票：一角以下十足通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發行所　婦女共鳴社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三一九三五號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所　文心印刷社　南京八條巷十四號　電話二二四七五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央宣傳部登記文字一四六號
內政部登記證字一三三〇號

CORRUPT PAGE IMAGE

CORRUPT PAGE IMAGE